

我們都是在 香港拼搏的

伍卓文——著



回首拼搏路，
我們何時不再是往昔的少年，
而是勇於挑戰未來的茁壯青年了？



我們都是在 香港拼搏的



伍卓文——著



目錄

(一) 阿伯暑假回來找我	6
(二) 大眼金魚完成高中回港	14
(三) 與陳燕儀敘舊，她棄幼師轉到銀行打工	19
(四) 幾個舊同學的飯局，回味青澀的成長	23
(五) 蕉民一貫吊兒郎當，做個開心快活人	30
(六) 男人婆變了白衣天使，打針卻也狠得很	37
(七) 心裡牽掛的她，邀請我到她的浸禮觀禮	41
(八) 爸讓出書桌位置，我開始用電腦做習作	46
(九) 親戚如常來我們家，爸也去喝喜酒	53
(十) 妹不再念書，選擇投身社會工作	62
(十一) 渡輪上偶遇胡旭榮，小巴上的初中舊同學	66
(十二) 舊友·昔日·點滴	71
(十三) 湯明康的事業打算，陳燕儀說要結婚了	78
(十四) 到訪屯門陳燕儀新居，感覺不錯	83
(十五) 大專日常生活紀事，認識歐美流行音樂	94
(十六) 初步踏足社會，開始摸索個人前路	101
(十七) 初嘗工作體驗，工餘還是找蕉民胡混	106
(十八) 與小妹妹保持來往，再次見面	113
(十九) 爸退休做晨運，媽仍要上班做家务	120
(二十) 蕉民轉工，想不到在長青邨上班	125
(二十一) 朋友不約而同轉工，各有打算	133
(二十二) 爸退休閒著沒事幹，很是煩人	138
(二十三) 蕉民買車拍拖了，女友開朗活潑健談	142
(二十四) KPS 音樂光影夢幻世界，無窮無盡新天地	156
(二十五) 終於安裝冷氣，媽很忙爸不上班更忙	160

(二十六) 兩個朋友，一個兼兩職一個鬧離婚	166
(二十七) 年輕人吃喝玩樂，華仁會日版電器真吸引	173
(二十八) 沉醉歐美流行音樂，驚喜重遇心中的她	179
(二十九) 爸晨運太極一齊來，媽滿腹牢騷	185
(三十) 安裝有線電視，鄰居瑣事閒事平常事	195
(三十一) 湯明康全力拼搏，我第一次轉工了	205
(三十二) 開始跑步鍛煉身體，回顧小島成長片段	212
(三十三) 轉工面對新挑戰，認識志同道合同事	218
(三十四) 重遊昔日成長地，心裡只有戀戀不捨	224
(三十五) 回到少年時教會，開始認識心目中的她	228
(三十六) 湯明康合資開公司，陳燕儀意料之外的轉變	234
(三十七) 終於有機會出版著作，與負責人見面	240
(三十八) 蕉民影音好介紹，髮型師也有好介紹	246
(三十九) 二十多歲的人生，遲來的青春期衝突？	252
(四十) 第一本著作出版了，與好友分享喜悅	260
(四十一) 陳燕儀忙著談戀愛，湯明康事業上發力	266
(四十二) 朋友天南地北談人生方向，與她重遊城門水塘	275
(四十三) 與蕉民相處的日子，願永久留住	281
(四十四) 姨們舅父表弟日常事，外婆年紀大過身了	286
(四十五) 梁太介紹媽轉工，鄰居各有不同發展	295
(四十六) 與詩敏把臂同遊，沙田大埔踏單車樂也融融	302
(四十七) 蕉民和我談前路，決心到外國闖出一番天地	308
(四十八) 相熟朋友恆常打羽毛球，詩敏也來參加了	313
(四十九) 男人婆要結婚了，新郎是濠江來的豪哥	319
(五十) 詩敏與我同遊北京，年輕的歲月真美好	328

（五十一）湯明康遭同事出賣，全力發展傳銷兼職	349
（五十二）自小認識的鄰居，各自走上不同的路	358
（五十三）妹報讀教育學院課程，愛上到日本旅行	368
（五十四）詩敏原是一生摯愛，無奈未能開花結果	375
（五十五）同事 Elaine 結婚了，男人婆夫婦新居探訪	382
（五十六）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朋友紛紛抓緊水泡	392
（五十七）爸的身體出現毛病，仍是嘮嘮叨叨不絕	405
（五十八）朋友全力為事業打拼，希望殺出一條血路	413
（五十九）妹毫無預兆搬出自住，我到上海旅行散心	424
（六十）農曆新年氣氛轉淡，親戚之間漸漸淡如水	436
（六十一）朋友之間漸行漸遠，多年友誼出現裂痕	443
（六十二）爸年老患上重病，撒手塵寰離開我們了	455
（六十三）出版第二本小說，到台灣和日本旅行	468
（六十四）蕉民回來擺喜酒，好友再次共聚一堂	475
（六十五）搬到九龍新住宅區，展開人生新一頁	491

(一)

阿伯暑假回來找我

電話響起，我拿起聽筒。

「喂？」

「我找小伍……」

「我是。」

「我……我是……」

「你是誰？」我忍不住笑。

「我……我是阿伯……」

「早知是你！」我大聲說：「說！幹嘛鬼鬼祟祟的？」

「說什麼……」阿伯好像有些委屈，說：「好些日子沒找你，怕你認不出，才把嗓子壓低少許……」

「你的聲線獨一無二，」我說：「一聽就認出來了。」

「你這算是稱讚我？」

「說，什麼風把你吹來？」

「你忘了？我放暑假嘛……」

「對！」我拍了拍頭，說：「你放暑假的日子不同！」

「聖誕才過了沒多久，真好。」

「已是農曆新年，」我說：「你到外國留學，快要忘記傳統習俗了。」

「忘記什麼？」他像瞪了瞪眼，說：「紐西蘭也有唐人街，華人留學生多的是！」

「當地現在是夏天？」我問。

「南半球是，澳洲也一樣。」

「氣溫……」

「夏季十二月至二月，最高大約三十幾度，日間晚上溫差很大，太陽下山後跌至十度以下，不過冬天也不算太冷。」

「你在哪個城市？」

「奧克蘭。」

「聽說有兩個島嶼……」

「我在北島。」

「我只聽過基督城。」

「那是南島的城市，」他說：「同學說充當導遊，叫我去玩玩，但我放長假還是回來，也許復活節去玩幾天吧。」

「你的同學是什麼人？」

「當地人居多。」

「可以練習英語。」

「購物吃飯逛街也說，」他不置可否：「沒有什麼特別。」

「至少比我多，」我說：「我看明珠台電影，港台英語新聞報道，上導修跟外籍導師做練習，才多些機會聽寫講……」

「那倒是真。」

「我也報讀校外課程，主要學基本國際音標，我們念書時沒教的。」

「中學的算了吧，」他說：「你還讀些什麼？」

「興趣班也有，」我咕咕笑：「去年暑假報讀聲樂班！」

「什麼？」他不相信耳朵：「你想當歌星？」

「不過想練習拍子和音準……」

「你不是念翻譯？趁暑假報些課程，中英傳譯，英語口語班……」

「剛才不是說有？」

「聲樂班，哈……」

「英語進修方面，我會一步一步來，我還要兼顧普通話，不放暑假也上夜校課程！」

「聲樂班，哈哈……」

「人總有些興趣吧？你不要告訴我，你放假還在做統計！」

「放假遊山玩水！」他哈哈一笑。

「有什麼玩？」

「我考了車牌，駕車和女友到郊外野餐。同學也會駕車載我們，到他們的家燒烤、打網球、打遊戲機……」

「你還有打網球？」

「怎麼不打？那邊地方大，網球場很多。」

「你高中回來，也約我打網球。」

「你還有打嗎？」

「說起來也真巧合，」我說：「大專第一年開學，課外活動小冊子介紹網球班，時間很早，八時半開始，練習一小時，然後趕去吃早餐和上課。」

「難不難學？」

「我跟你玩過，算是掌握了基本技巧，但學校興趣班有教練駐場，上了十課八課，算是學會多一些……」

「怎樣教？」

「比如說發球姿勢，一步一步跟著學，尤其是上手發球，起初把球打得不知飛到哪裡去，還有接球、擊球、步法、正手反手……」

「有沒有興趣打兩場？」他問。

「以前在楓樹窩球場。」

「我打電話訂場。」

「星期六上午？」我問。

「一言為定。」

那天不算太早，我九時左右出門，穿過屋邨平台，走下青葵樓的幾層樓梯，經過那棵老榕樹時，望望小童群益會圖書館，然而人還是往前走，一路沿青衣大橋橋口方向，但沒有像媽和黃太那樣，為了趕上班右轉出去葵芳，而是沿斜路往下直走，到阿伯所住樓宇底層的樓梯口，有行人天橋接駁至對面的工廠區。

我走上長長樓梯，在平台小花園等著。

我心念一動，抬頭一望，露台沒有什麼動靜，暫時不理，把玩手中網球拍。忽見人影一閃，鬼頭鬼腦伸縮張望，不是洋葱頭阿伯還有誰？

我舉球拍直指著他。

他乾脆現出真身，一臉促狹的笑，又做個手勢，那意思是很快會下來。不一會連球拍直跑過來。

「你好！」我瞪著他。

他惡人先告狀：「你沒到，我下來呆等幹嘛？吃西北風？」

我仍是瞪著他：「下次乾脆找上門。」

「總有人等，」他忍不住笑，說：「拿著！一人一筒！」

我接過透明網球筒，說：「你一直用 Wilson 牌！配合你的英文名字！」

「這還用說！」他神氣抬頭，問：「你呢？你有沒有？」

「沒有……」

「大學沒有外籍講師？」

「叫我中文名字的譯音。」

「咄！」他瞪大眼說：「多不自然！快取一個吧！」

「讓我想想。」

「賊頭文。」他臉上似笑非笑。

「死洋蔥頭。」我立即還他。

他咬了咬牙，臉上癢痕紅起來，瞪我一眼。

我忍不住大笑：「快說幾句英語！我練習機會不多。」

「不想說！」

我們並排走著。

我們越走越快，走上青衣邨平台，到了體育館訂場處。

一個職員抬頭問：「打球？有沒有預訂時間？」

「有，早上十時。」阿伯答，取出證件給職員。

職員接過，慢慢看了一回。他是個中年人，看上去五十來歲，架副黑色粗框近視鏡，那鏡片厚得像放大鏡一樣，他還要湊近才覷得真切，近視或老花至少一千度以上。

「兩小時，付現金還是……」他問。

「現金。」阿伯答。

職員取過一疊收據，慢條斯理翻到最後一頁，拿起一支原子筆，在上面寫上日期、時間、收費、訂場人數、訂場人士姓名……他一筆一劃細心的寫，那字體端的秀麗俊逸，筆鋒剛中帶柔，一點一橫一撇一捺，頗見古人儒雅之風，偶爾更像在沉思，不知情者還以為在替我們寫信。

阿伯焦急看手錶。我看牆上的鐘，還有五分鐘就到十時。

好不容易職員寫完了，一臉滿意的笑容，雙手遞上給阿伯。阿伯簡短說了句「謝謝」，然後和我一起飛奔而去。

途中我說：「那個職員……」

「發神經！」阿伯一肚子氣。

「完全不理時間……」

「文員，年紀大，總有古怪！」

到了球場，阿伯說：「四號場，掛上場紙。」

我們各佔據半場，把網球在白線外倒出來。

阿伯眉毛一揚，問：「先熱熱身？」

「你以前教我接球，也是一球一球的來。」

他輕輕揮拍把球打過來。我也揮拍把球打回去，落在底線之前沒有出界。

「果然進步了。」

「以前球拍像鐵板一樣重，一握即往下猛墜，不用雙手實在無法舉起。」

來來回回打了一會。

阿伯說：「來打一場吧。」

阿伯站定，把球往上一拋，以上旋式的手法發球，但力度不大，球落在發球格內直飛而來。我趕快把球拍一揮，把球擊回對面場內，力度也是不大——我怕技術不夠，角度偏差的話會落網。那球落在阿伯右邊，他加大了力度回擊，球快速向我飛來。我趕快後退兩步，側著身子揮拍打回去，球直線飛往阿伯左邊。

他的步法很準，一記反手把球擊回來，一個大斜線直飛左後場，那速度不算很快，但我也趕快移向左邊，雙手握拍使力把球擊回去，落在對場網前不遠位置。阿伯早料到有此著，走上前來舉起球拍，把球一擊落在我的場內，然後往不知名方向直飛出去，叫我一下子欲救無從。

「來真的了？」他站在網前笑。

「怕你？」我不認輸。

球來球往，阿伯打起來明顯熟練，發球、接球、擊球、走位很準，好不容易我才扳回了一球，呼吸已經覺著有些粗重。

我刻意站定，笑說：「別太神氣，可要留神了。」

「有本事放馬過來！」

阿伯雙膝略曲，身體微向前傾，左手持拍頸，球拍向上指向前方，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

我用手指托住球，伸直手臂把球往上一拋，伸直右肘在眼睛上方，稍稍屈曲雙膝踮起腳尖，使勁把球精準一擊，球帶旋轉落在對角發球格內，急速直飛往阿伯身子前面。阿伯本能往後一退，伸出球拍使力一擋，那球拍彷彿一震，卻也把球打了回來。我來一個平擊打向底線位置，阿伯這次打了個空。

「你學會上手發球？」他有些驚愕。

「練了很久，」我笑嘻嘻：「但我覺得不太難，同學都說很難很難。」

「好，切磋切磋！」

阿伯似乎在興頭上，見我還可以接他幾球，一心要爽爽快打幾場。我也樂得磨練一下球技，全神貫注觀準每一球才接發。

兩個小時下來，我們兩個汗如雨下。

「你跟外國人練球，果然不同……」我喘著氣說。

「他們的體魄始終強些，廿歲出頭的男孩，像一隻隻少壯獅子，一揮拍球像炮彈一樣飛過來，沒看清楚已彈了出去！」

「不能相比？」

「亞洲人擅長輕巧球類運動，像羽毛球、乒乓球、排球……」

「是的。」

「張德培十七歲拿下法網冠軍，已很了不起。」

「我們是消遣。」我哈哈一笑。

「網球最重要是步法，」阿伯仰起頭，說：「不論短球、長球、網前球、底線球……視乎反應夠不夠快，走動跟不跟得上罷了。」

「你怎麼練接球的？」我問。

「對著凹凸不平的牆，不住打打打打。」

「為什麼？」

「不知球彈往何方，要追著打！」

我們歇了一會，收拾個人物品，幾個球場已有人在打球。

我和阿伯沿路回去。

「來我家坐坐？」他問。

「好啊，」我笑說：「那個大冰箱，有沒有美味果凍和綠豆沙……」

「賊頭，」他瞪我一眼，說：「我妹還在說，你把她的糖果吃光！」

「食物放著不吃，容易變壞……」

「實在是賊頭，」他恨得牙癢癢：「明明吃掉人家的東西，還說成好像幫人家的忙！」

我攤攤手，說：「伯母不是賞我一碗綠豆沙？」

「真是賊……」

「呵呵……」

說著說著到了十六樓，同樣井字形樓宇，阿伯一家住在角位大房。

陳太出來，笑說：「早上和阿聰打球？」

「伯母你好，」我笑說：「是呀，我們相約打網球。」

「怎麼不跟我說一聲？」陳太對阿伯說：「我好準備些小吃給他。」

「對他何必這麼客氣？」阿伯瞪瞪眼說：「給他一杯水喝足夠有餘！」

「隨便可以了。」我連忙答。

「坐吧，」阿伯說：「累死了可別賴我。」

陳太把兩杯果汁放在桌上。

我說：「謝謝。」

小房間有人探頭出來，臉孔圓圓，雙眼靈動帶著笑意。

「是你，」她有些驚喜，說：「很久沒見了……」

「你好嗎？」我笑說：「你哥不大歡迎我，我只有少來，免得把他氣死。」

「他說，你老是叫他洋蔥頭……」她掩住嘴笑。

「中一同學替他起的，」我說：「大家一致同意，沿用至今。」

阿伯沒我好氣，搭條大毛巾進浴室去，不一會聽到蓬蓬頭嘩嘩水聲。

「你長高了，」我端詳她一會，不禁說：「人也長大了不少，你念……」

「預科，在荃灣上學。」

「倒是方便。」

「女校，」陳太插嘴說：「我比較放心。」

「她轉了校？以前……」

「在葵涌。」陳妹妹答。

「你爸爸呢？」我到處張望。

「他到深圳去了，」陳太笑說：「週末也要兼顧廠房的事。」

「晚上我打電話來，多半是世伯接的。我說：『請問陳智聰在不在』，世伯會以低沉的聲線答：『哦，他在，請等一等』。」

陳妹妹掩嘴笑，說：「有時是我接的電話。」

阿伯一身蒸氣出來。換上家中常穿的睡衣褲，又用毛巾大力擦著頭髮，說：「有沒有以為我爸是我？親戚說我們兩父子的聲線很相像！」

「沒有，聽慣了。」

他示意我出去露台。

「昔日的母校，」他指著對面山坡，說：「有時我會見到矮仔黃上體育課，他還是跟以前一樣，沒胖沒瘦也沒長高，叫學生繞著學校跑大圈！」

「真輕鬆！」

「我也見到番茄，那臉孔仍然陰險，那條西褲仍然像地拖一般。」

山坡上屹立偌大的校園，前後兩個操場和籃球場，也種植了許多矮樹和灌木，環境算是頗為優美怡人，在後山可望見藍巴勒海峽。

一班同學在校園裡，上課、小息、追逐、奔跑、歡笑……

隔了一會我說：「我先走了。」

「不吃午飯？」陳太笑問。

「不了，謝謝，」我說：「下午到教會，參加團契聚會。」

「你帶過我去的那間？」阿伯問。

「是呀。」

「下次見。」他說。

陳小妹笑著說再見。

此後阿伯假期回來，也是和我到楓樹窩，也是那個體育館的訂場處，也是那個寫字像表演書法的職員，也是叫我們等得唉聲嘆氣，也害得跑著趕去球場才打足兩個小時。

有次回程途中，我逼著阿伯到村屋的茶餐廳，請我吃一個豐盛的茶餐。我點了火腿通心粉、洋葱香煎雞排炒蛋，加一杯冰涼透心的檸檬茶。他一坐下便渾身不自在，只隨便點了杯飲料，不住看四周灰黑的牆壁，催著我吃完就趕快走了。我嘻嘻的笑著，說打球訂場每人負責一次，想不到贈送免費茶餐任吃任喝，真是天底下最快樂不過的事了，又說難道我會白白在他樓下呆等，白白吃那次無謂之極的西北風麼。

他聽得乾瞪眼。

「賊頭！不折不扣的賊頭！」

(二)

大眼金魚完成高中回港

大專上課時間不定，早上不用早出門的話，到街市餐廳吃早餐買報紙，也會到超市買些日常用品。

有天拎著一袋兩袋東西，如常從街市走上長長樓梯，上了一段是一個平台，前面是第二層停車場，停著至少幾十輛私家車。

無意中抬頭一望，停車場有個熟悉人影，咦……我不是眼花吧？

我慢慢走過去。

一輛白色私家車，車門車窗全部關上，車身明顯用水潑濕了，旁邊放了兩個塑料大水桶，也有一個小塑料瓶子，上面擱著一條大毛巾。

一個人背對著我，戴著洗車膠手套，用一個長柄海綿，輕力擦拭右邊車門，肥皂水從車上流到地面，像一條條水蛇滑向渠道。

他側身轉過來，略胖的身型熟悉不過，一對金魚般的大眼現出笑意。

「嗨！好久不見！」他笑說。

「你回來了？」我一陣驚喜。

「兩個星期前，」他說：「我打算明天找你，誰知就碰見了！」

「邨子有多大？」我也笑說：「你幹什麼？洗車？」

「是啊，我爸的車，」他用袖子擦擦額上的汗，說：「他沒空洗！我當了他的免費勞工！」

「你看來熟練。」

「別看輕這個，洗車要由上而下，先用清水沖洗一次，將表面的砂石污泥沖走，否則輕輕的擦也會刮花車身。」

「你提了兩個水桶來？」

「不是我是誰？」他睜著大眼說：「我弟弟最常駕車，但從不願意洗車！」

「你用消防喉……」

「噓……」他望了望四周，低聲說：「別要聲張，只是借用一下……」

「放心，不見屋邨管理員。」我笑說。

「其實人人一樣，」他指指附近停車位，說：「我洗完車，會把污水倒進渠道，再用乾淨的水清洗地面，有缺德的完全不理，遺下一大片墨黑的污水，別要驚動辦事處的人才好！」

「我爸在地下那層。」我說。

「我見過，」他笑起來，說：「你爸一邊洗車，一邊和行家有說有笑！」

他彎下身子，把毛巾浸進清水裡，用力擰了兩擰，然後把車身逐個部位抹乾，問我：「車子抹完，有沒有空來談談天？」

「下午有課，」我說：「星期六？」

「好。」他豎起拇指。

早上家裡很靜，爸駕駛早更的士，媽到工廠上班，妹到工業學院上課，只得我一個人在家。我開了電視，轉到明珠台。新聞報道有些沉悶，看了一會轉換頻道。早上時段重播粵語長片，媽最愛看六十年代青春歌舞片，蕭芳芳、陳寶珠、薛家燕、胡楓、呂奇……當然少不了工廠妹電影，聽說媽是陳寶珠的粉絲呢……電視在播一齣青春喜劇，幾個年輕單身漢，踏足社會工作不久，想過獨立自立的生活，租住唐樓板間房，不懂做日常家務瑣事，像淘米以清水洗夠不夠乾淨？幾個人面面相覷，用一塊肥皂試著擦洗米粒，還乾脆放進電飯鍋裡去！胡楓、張英才和謝賢幾名演員，一臉茫然傻不愣登的樣子，直教人笑得流下眼淚，不知是不是搞笑電影的祖師爺。

乘小巴地鐵到理工上課。

途中我想，爸媽那個年代，電視電影只有黑白兩色，現實是不是五光十色，甚至充斥市井江湖味道的呢？

爸媽聽我問起，呆了一呆，說當然不止黑白兩色。

星期六早上，我走下幾層樓梯，在電梯口往左轉，過幾個單位就是他的家。

門半掩著，鐵閘上掛著一塊布。

我敲敲門。

他出來笑說：「像不像以前上學？你在門口等我。」

「以前是校服，現在是 T 裋球褲。」

他哈的一聲笑，拉開鐵閘讓我進去。

我望了一下，進門左邊是睡房，右邊是上下格床，他們兩兄弟各佔一格。大廳一張大飯桌，兩張大小沙發，露台好像有不少傢俱，阻擋了室外光線，看來有些陰暗，一盞小小電燈亮著。

「還認得嗎？」他笑問。

「有個印象，」我說：「不過好像有些不同。」

他取出茶杯，用熱水泡了兩個茶包。

我問：「你睡上格還是下格床？」

他指指上面說：「我那個小弟，說睡下格床好，起床即刻彈起，衝去洗手間刷牙洗臉，換件衣服就出門去！」

「趕著去幹嘛？」

「他和朋友開了個店，做電腦生意，零件、裝嵌、送貨，通通一手包辦，忙得頭髮也懶得梳理，看上去簡直像個小毛賊！」

「你呢？」我問：「你在澳洲墨爾本念高中？什麼科目？」

「理科加商科，」他說：「但我不大適應。」

「華人學生多不多？」

「不少，」他說：「內地、台灣、馬來西亞的也有。」

「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住在我阿姨的家，」他說：「不過我也和同學外出。」

「那很好呀。」

「問題是，我的成績不怎麼樣，」他嘆口氣，說：「學校全英語授課，起初我根本聽不懂，唯有課餘找人惡補，聽說寫算是可以了，卻追不上課程進度……」

「有沒有同學幫忙？」

「有的，」他苦笑一下，說：「會計和經濟兩科最困難，放了學同學留在校園教我，但外國學校宿舍生活動很多，不好意思纏著人問這問那……」

「你也畢業了。」

「別說了，」他又嘆口氣，說：「回來把成績單給我爸看，他的臉色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我靜默一下，問：「你有什麼打算？」

「我找到工作，」他說：「一間貿易公司的助理銷售主任。」

「上工了沒有？」

「下星期一，」他想了想，說：「經理說，我總算在外國念書，英語成績算是可以，會叫我多負責海外客戶。」

「看，用得著了。」

「總不算完全白過。」他又嘆了口氣。

「你爸……」

「他駕輛大貨櫃車，大清早出門去了。」他說：「我媽和我舅父喝茶去，然後到市場買菜回來。」

「聽你說，湯生是公司老闆？」

「是，他聘司機，有時接的單太多，他自己也會開車運貨……」他說著站起來，說：「你跟我來看看！」

我跟著他到了露台，左邊空間有一組書桌連櫃。櫃子裡放滿文件檔案，上面貼了不同顏色標籤，上面有細小的打印字體。

「我爸的私人工作室。」

「很整齊很有條理。」

「幾年前刻意裝修間隔的，」他說：「我爸說，這個空間得好好運用。」

「想不到有這麼一個好地方。」

「青榕樓擋住了光線，我爸下午也把桌燈亮著。」

我望了望廿年來熟悉的街景。

「往下望見到很多人。」

回到大廳，他開了微型音響，小小揚聲器傳出樂聲。

「這是誰？」我問。

「新晉男歌手，黃翊，」他把唱片遞給我，說：「我喜歡他的聲線，唱起歌來很輕柔很動聽，跟黃凱芹的歌一樣好聽。」

「電視歌唱節目見過。」我說。

歌手唱的是慢旋律的情歌，聲線有些青澀，高低音卻清晰分明，聽了兩首覺得倒也不錯。

「好不好聽？」他帶著期待問。

「很好。」我點點頭。

他很喜歡，又問：「什麼時候約梁陳他們吃飯？」

「你問他們。」

「聽說梁啟明很忙。」

「他預科時進了中大。」我說。

「有沒有見過面？」他問。

「有！去年農曆新年，」我說：「陳燕儀打電話來，說想看港產賀歲笑片。她居然找到梁啟明。他找來機狂一起去看，你嘛……」

「我還在外國。」他洩氣。

「預科那年，約過陳燕儀吃飯。」

「她做什麼？」

「她是幼稚園教師。」我說。

「你聯絡她吧。」

(三)

與陳燕儀敘舊， 她棄幼师轉到銀行打工

翻出小小電話簿，撥電話。

有人接聽：「喂？找誰呀？」是小孩子的聲音。

「我找陳燕儀，她在家嗎？」

「她？她不在！」小孩說：「她還沒有回家！」

「她什麼時候在家呢？」

「她……」小孩像不懂回答似的，反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叫她打電話給你！」

我說了名字，又說：「代我告訴她，謝謝。」

「再，再……見！」小孩掛上電話。

我有些納罕。她沒說過家裡有小孩，這會是誰呢？

當晚她打來了。

「喂，小伍？」

「是，我找過你。」

「很久沒見了。」

「至少兩年。」我說。

「我記得，」她說：「那次我們在荃灣吃飯。」

「中學畢業後，好久才想到聯絡……」

「我也是，」她笑了一聲，說：「不是不想，就是沒聯絡你們。」

「你有空嗎？吃頓飯？」

「什麼時候？」

「星期六？你要上班嗎？」

「那天是長週。」

「我們吃午飯？」

「下午一時？」

「在什麼地方？」

「葵涌，和宜合道。」

那天乘 43 號巴士直去，經過熟悉的大連排道，望到金龍工業大廈，想起做暑期工的日子，嘴角不自覺現出微笑，真是非常叫人懷念的日子。沿路一幢幢工業大廈，各式貨車不斷駛出駛入，司機吆喝之聲不絕於耳，倒有一份莫名的親切感。

穿過大街小巷，到了一間銀行的大門旁邊，客人推著玻璃大門進出，大堂和櫃位職員應接不暇，臉上保持禮貌得體的笑容。我想，將來踏足社會工作，不知要應付多少人與事呢？

一個女子走到我面前。

我定定神，說：「是你！你從銀行出來，有事要辦？」

「不是，」她掩著嘴笑：「我在這裡上班！」

「你……」我看著她，她一身灰色制服，果然是個銀行職員。

她笑說：「我告訴過你，我想轉做銀行工作。」

「你就在這裡上班！」

不到十步一間茶餐廳，我們很快點了午餐。

我說：「幾年前，我陪我媽來見工。」

「你媽在這裡上班？」

「做了半年，後來在葵芳找到工，說上班近些。」

伙計把兩杯熱飲放下。

我說：「轉工，以為你只是說說……」

「起初是，」她笑說：「你知道，我當了幼稚園教師，也取了幼師證書，本來打算念幼兒教育文憑。」

「現在想法不同了？」

「畢業後想當教師，也喜歡幼稚園的環境。小朋友天真活潑，同事有愛心又友善，但我想嘗試一下其它工作。」

「怎會想到銀行工？」

「我只想做個文員。有兩間叫我去面試，一間是華資大行，一間是本地中小行。這間銀行的主管問我，有沒有興趣做櫃檯職員。我說我沒有經

驗，但有機會的話，什麼崗位也會嘗試邊學邊做。兩個星期後，銀行通知我上班。」

「做了多久？」

「一年多，」她說：「我學習處理各種實務，不懂的話向同事請教。」

我伸伸舌頭：「我不擅長數字，腦子會亂作一團……」

她掩著嘴笑：「我也很混亂，不明白怎麼做的櫃員！」

伙計奉上例湯午飯。

「告訴你，」我說：「湯明康念完高中回來了。」

「啊？」她有些意外。

「幾個星期前。」

「他不出來吃飯？」

「他剛上工，忙得死去活來。」

「總要時間適應。」她笑了一笑。

「你上班遠不遠？」

「巴士站在我家樓下，但等候時間較長，路上有不少交通燈位，上班時間也會堵車。我不想遲到，早上乘地鐵上班，下了車走一段小路。下班我不趕時間，到對街車站乘巴士回家……另一間在九龍灣上班，太遠了。」

「你說是華資大行。」

她搖了搖頭，說：「人事簡單些更好。」

我點點頭。

「你知道嗎？」她笑說：「那天你打電話來，接電話的是我侄兒。我哥和我嫂子回來了。他們早年移民加拿大，但嫂子不大習慣，說回來香港再作打算。」

「侄兒多大？」

「六歲，英文名 Benjamin。」

「他們一家住在你家？」

「我哥還沒租到房子，」她說：「他們兩夫婦也很忙，沒有時間照顧兒子，擔子落在我爸我媽的肩頭上。」

「孩子親近祖父母是好事。」

「你知道嗎？」她忍不住笑，說：「我侄兒說，你說話的聲線像老牛！」

「什麼？老牛聲？」我怪叫。

她掩著嘴笑：「你說話的聲線是低沉些，但怎樣聽也不像老牛……」

「小孩子這樣形容我！」

「他也經常作弄我哥嫂。」

「有機會拆他的骨煎他的皮。」我哈哈笑。

她說：「我先回銀行去，你的車站也在對街。」

我打量了她一下，說：「你看上去成熟了些。」

「湯明康的電話有沒有改？」

「一樣。」

「我會找他，」她笑了笑，說：「來，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

她向銀行裡面招了招手。

一個穿灰西服白襯衫的年輕人，站在大堂裡近門口的位置，正笑著推開玻璃門出來。

「她是我的同事，叫阿倫。」陳燕儀說。

「你好。」我點點頭。

「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小伍。」她又說。

「你好。」他也點點頭。

「告訴你吧，」她笑說：「他是我的男朋友。」

我驚喜說：「你拍拖了！」

她臉孔微微發紅：「謝謝你。」

她的男友有些靦腆。

我說：「再見，我先走。」

「再見。」她說，她男友微笑一下。

(四)

幾個舊同學的飯局， 回味青澀的成長

幾天之後，湯明康打電話給我，問我週末下午有沒有空。我說我只是平日上課，若非趕著做習作應沒有問題。

那天我如常走下幾層，電梯大堂走出一個人來。他的膚色黝黑，身型短小，白色T恤包不住鼓脹肚子，寬身藍色粗布褲有些褪色。

「湯生。」我點點頭。

「是你，」湯生呵呵的笑：「你來找明康？」

「是，」我說：「你剛下班？回家？」

「天氣很熱，交了車就回來。」

他說著開了門，喊了一聲：「明康！伍同學來找你！」

湯明康探頭出來：「等一等。」

湯生笑笑，搭條毛巾走進洗手間，不一會聽到潺潺水聲。

我走到露台，見這小子赤著上身，對著電腦不知做什麼。

「替我爸做些文書處理。」他望著電腦屏幕。

廚房門簾拉開，湯太出來笑說：「來了？約了明康？」

「是，我們約了舊同學。」

湯太的身高和湯生差不多，好像還略高一些，可能是燙了頭髮吧，人看上去很精神，說不了兩句就有笑意。那雙眼睛既圓又大，跟她兩個兒子非常相似，但因眼窩夠深，不像兩兄弟沒戴眼鏡時，眼珠像兩顆大波子般凸出。

「出門沒有？」湯太往裡面叫了一聲。

「得了得了……」他鑽進洗手間去。

湯生在電腦椅上微微笑著。

「這個兒子！」湯太沒好氣，說：「他弟弟爽快得多，」湯太又說：「一說就立即去做！」

湯明康彈出來：「誰說我壞話？」

「說你！」湯太瞪他一眼：「慢吞吞，像吃了千年油！」

「不是豬油蒙了心便可。」他呵呵的笑。

「走吧！」湯太推他出門。

乘 43 號巴士在大窩口邨下車，只見密密麻麻十幾幢樓宇。

我們到單位門前敲門。

陳燕儀來開門：「來了。」

客廳一張圓大飯桌放在中央，一張長沙發足可容納四個人，靠窗是兩張單人沙發，靠牆有家庭式大組合櫃，中央放了一部四十吋大電視，一個大房間兩個小房間，應該是公屋之中的大單位。

「你家有多少人住？」湯明康問。

「我爸我媽，我有兩個哥哥，大哥二哥以前同一個房間，大哥和嫂子最近回來了，二哥找到工作搬到九龍住，說是方便上班和拍拖……」

「你自己一個房間？」

「本來是，」陳燕儀嘆了口氣：「但多了一個不速之客。」

小房間走出一個小男孩，大約五六歲，個子瘦小，臉孔尖尖，手腳也纖幼短小，一臉好奇向我們張望。

「我的姪兒，Benjamen。」

「就是他！」我說。

「他們是誰？」小男孩問，語音清脆。

「姑姐的中學同學，」陳燕儀笑著說：「Benjamen，快叫伍哥哥和湯哥哥。」

小男孩眼珠轉動著，跳上沙發，左望望右望望。

「伍哥哥，老牛。」陳燕儀笑說。

小男孩望著我：「你是老牛！」

孩子的髮型剪得像隻碗，腦後有短小辮子。

「原來是你，」我輕輕摸他的頭一下，笑問：「我的聲音真像牛牛？」

小男孩笑了起來：「牛牛，牛牛。」

「你這樣稱呼哥哥？」湯明康瞪大眼問：「你幾歲了？有沒有中文名？」

小男孩望望他，咕的一聲笑出來。

「笑什麼？」湯明康問。

「你的眼睛真像金魚！」小男孩指著他的臉說。

我和陳燕儀哈哈大笑。

「好小子，」湯明康豎起拇指說：「真有你的！」

小男孩爬到椅背上。

「當心，Benjamin，」她稍稍站了起來，說：「你身後面是窗子，即使有窗框也不要坐得太高……」

忽然之間，小男孩兩條腿擱在我們肩膀，借力跨坐在我們兩個之間，還使力前後搖動著，好像在玩搖搖板一般，同時張開嘴巴不住笑著。

「小子，你是騎馬還是騎牛牛？」湯明康拉拉他的腿問。

陳燕儀掩嘴笑：「這隻猴子，在我的房間又爬又跳！」

小男孩正玩得高興，兩隻小腳不住在空中亂踢，腳跟刻意碰在我們前肩上，而且動作越來越快，雖不至真的感到疼痛，也會感到若干重量和力度……湯明康有些吃不住了，伸出手指搔了小小腳掌一下。

小男孩咕的一聲笑，一下子縮回兩隻小腳，身子挨著我們的背，兩隻小手搭在我們肩上，臉孔和我們靠得很近，然後忽然每人來個親親，又哈的一聲笑跑回姑姐處去了，站定了靜靜望著我們。

「倦不倦？」陳燕儀點點他的鼻子。

她侄兒把糖果丟進嘴裡。

陳燕儀摸摸他的頭，說：「他是個活躍好動的小男孩。」

鐵閘一陣隆隆作響，兩個老人家踏進門來，手裡提著大小籃子，一看便知是到市場買菜，見我們幾個在談天，笑了一笑。

「回來了？」陳燕儀說：「我的中學同學。」

「世伯，伯母。」我和湯明康說。

「坐！坐！」他們笑說，進了廚房。

「姑姐外出，要聽爺爺奶奶的話。」

小男孩跑進房間去。

「爸，媽，我去吃飯，晚些才回來。」

「好好好。」他們正淘米洗菜，轉頭一笑。

屋邨幾棵大樹成蔭，老人家踱步乘涼，看上去十分悠閒舒適。

「訂了位子？」陳燕儀問。

「綠寶石餐廳。」湯明康說。

「不遠，我們走路吧。」她說。

「當做運動。」湯明康笑了一聲。

「你胖了些。」陳燕儀掩嘴笑。

「約了梁啟明？」我問湯明康。

「他說稍遲才到。」

大河道一帶車水馬龍，黃昏時分紅綠燈轉個不停，過馬路的人潮何止摩肩擦踵。

「人真多。」湯明康咕噥。

餐廳燈光幽暗，感覺舒適。

「回來不通知一聲？」陳燕儀瞪他一眼。

「我忙得要死，」湯明康叫屈說：「不說收拾行李那些，我也要想究竟是進修，還是隨便找份工算了……」

「你不讀下去？找工作？」

「我的成績不好，」湯明康嘆了口氣：「升學是沒有機會的了，工作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的，在外國不外乎是餐館那些，還是回來想清楚再說！」

「你想清楚了？」

「我討厭念書，」湯明康一臉的倦，說：「我中學念理科，但我覺得那些科目沒有意思，那邊還有幾個商科科目！」

「總算有收穫。」我說。

「我第一份工教幼稚園。」陳燕儀笑笑。

「喜歡小孩子？」湯明康問。

「喜歡，」她點點頭說：「我也跟小伍談過，喜歡歸喜歡，我不想太早定下來，想多些見識這個社會，所以轉做銀行工作。」

「會不會讀些相關課程？」

「我正在想。」

「我覺得實用最重要。」湯明康托托眼鏡說。

一個瘦削的身影出現。

我們齊齊抬起頭，是他，昔日中學同學梁啟明。

他笑問：「歡迎不歡迎？」

「還以為你不來！」湯明康故意為難他。

「怎麼會？」他坐下來。

「哪裡過來？」湯明康問。

「中大，」他摘下眼鏡抹了一下，說：「我和同組同學有事要談。」

「是什麼？」

「Group project。」

「我們點餐，好不好？」陳燕儀問。

我取過餐牌一看，點了海鮮焗意粉，陳燕儀要雞蛋雜菜沙律，梁啟明要香煎雞排配薯菜，湯明康要五成熟安格斯牛扒。

「功課很忙？」我問。

「還可以……」他猶豫一刻，說：「我要做些兼職，比較匆忙。」

「畢業之後，好像是第一次見他。」陳燕儀想了一想。

我笑說：「你忘了嗎？你約我們看賀歲片！」

她掩著嘴笑起來：「是，我們看那齣《家有囍事》！」

「整間戲院的人都在笑，」我忍不住笑，說：「簡直陷入歇斯底里狀態！」

「我在外國也看，」湯明康哈哈一笑，說：「只要是香港的學生，沒有一個不喜歡的！」

「他也去了，」我指指梁啟明說：「他一向比較正經，想不到會看笑片。」

「輕鬆一下嘛。」他勉為其難般笑笑。

「她看得最投入，」我指著陳燕儀笑，說：「電影才剛開始，她只看了一兩幕，已經笑得捧著肚子叫痛！」

陳燕儀笑說：「我一開場已經笑死，他呢，電影放映完還有 NG 片段，全場觀眾更是笑得東歪西倒。他雙眼直直的望著大銀幕，好一會仍捨不得走，那嘴角的笑容我還很記得……」

「我少看電影，」梁啟明不好意思說：「不知道可以瘋到那個地步……」

「有沒有看過紅館演唱會？那些歌迷才真夠瘋！」湯明康很回味似的說。

梁啟明搖搖頭說：「流行曲有什麼好聽？」

「你錯過了，」陳燕儀和湯明康對望一眼，說：「八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曲最好聽！」

梁啟明不置可否。

我說：「為了會考，整整一個月沒看電視。」

「犧牲那麼大？」湯明康瞪大眼睛。

「那時電視播《蓋世豪俠》。」我攤攤手。

陳燕儀一臉惋惜，說：「古裝武俠喜劇經典！」

梁啟明搖搖頭：「我除了溫習，還要練習鋼琴。」

「你幾級了？」陳燕儀問。

「去年考了八級。」

「難怪賺外快。」

「跟琴行對分的不多，私人教授賺多些。」

「到超市張貼廣告？」她問。

他點點頭：「就像私人補習一樣。」

侍者奉上熱湯、熱飲，還有熱氣騰騰的晚餐。

「牛扒，我的至愛！」湯明康雙眼發光，搓搓手說：「熟的不好吃，半熟的才好吃！」

侍者把蒜汁淋在牛扒上，碟子冒出一陣熱氣。

湯明康用餐巾在身前擋住，笑說：「外國的同學幾乎生吃的。」

「真嘔心，」陳燕儀掩住鼻子，說：「我好像聞到血淋淋的味道……」

「你吃得太清淡，」湯明康雙眼眯成一道縫，恐嚇她說：「當心氣血不夠，隨時在街上不支暈倒！」

「你呢？意粉夠了？」梁啟明問我。

「加了杯紅豆冰。」

「你上班怎麼樣？」陳燕儀問湯明康。

「忙得要命！」湯明康呷了口冰茶，說：「上工才一個月，還在熟習公司運作……嗯嗯，我負責銷售推廣的事，每天要絞盡腦汁提升業績！」

「還是做個小職員好，」陳燕儀伸伸舌頭，說：「下了班銀行經理還是不停的做，晚上七八時才走！」

「吃人的社會。」湯明康說了一句。

「又可以怎樣？」梁啟明搖搖頭說。

「說起來，我還沒有謝謝你，」我說：「會考前，你替我補習數學，總算及格過關了。」

梁啟明笑了笑，說：「你自己付出的努力。」

我們邊吃邊說，舊同學幾年來的近況。湯明康回來即聯絡機狂那幫人，聽得我們三個津津有味。

結了帳我們步出餐廳。街上行人依舊很多，各式店鋪擠滿顧客。

「時候還早，我們到商場逛逛？」陳燕儀問。

「好，」湯明康摸摸肚子，說：「吃飽了，走走路也好。」

「前面有八百伴。」她說。

我們走進幾層高的百貨公司，各式貨物琳琅滿目，化妝美容品、男裝女裝、童裝玩具、家用電器、大型傢俱、皮革製品、運動服裝用品……我們對奢侈多品無甚興趣，主要是看運動用品和衣服。

湯明康拿起壁球拍，看了又看。

「喜歡？」陳燕儀笑問。

「送給我？」湯明康雙眼發光。

「哪個月生日？」

「一月。」

「你生日大家送給你。」

「多謝……」

「我二月。」我說。

「我也二月。」她也說。

「什麼？」湯明康睜大眼：「一月收了禮物，二月要送出兩大份？」

「沒錯！」我和她哈哈大笑。

「你呢，啟明？」我問。

「我七月。」

「算算看誰的生日先到……」大家胡亂笑作一堆。

我們四個就是這樣，偶爾相約到荃灣相聚，完了送陳燕儀回大窩口，然後一起乘 43 號巴士，我和湯明康在長青邨下車，梁啟明住長康邨在總站下車。

(五)

蕉民一貫吊兒郎當， 做個開心快活人

一天晚上，拿起電話撥了號碼。

一把稚嫩的聲音接聽：「喂？找誰呀？」

「你哥哥，蕉民。」我忍住笑說。

「哥！誰，他叫你蕉民……」

蕉民接過聽筒：「喂？」

「是我！」我哈哈笑起來：「很久沒跟你聊天了！」

「小伍！」他聽上去很高興：「你好嗎？」

「仍在念書，」我說：「天天上課下課，有時空閒一些。」

「真無聊，」他說：「你在什麼地方念書？」

「紅磡，理工。」

「不算太遠，」他想了一想：「佐敦地鐵站，走一段路就到。」

「第一年，我沿著金馬倫道走，心想為什麼沒有學生模樣的人？我會考
那年做暑期工時，一班同事和我到過理工吃飯，以為那就是最近的路……」

「傻子，」他說：「你走遠了很多。」

「我覺得不對勁，跟同學一起走，才知道……」

「對了，」他忽然說：「有件事要告訴你，我搬家了。」

「搬到什麼地方？」

「偉景花園，在青衣邨附近。」

「沒留意有新屋苑……」我想了一想。

「我爸說，我和昭豪長大了，想一家人住好些。我們用綠表抽籤，居然
抽中！有沒有興趣來看看？」

「好呀。」

我們相約到長康邨，在茶餐廳吃早餐。

「九時半起得了床，真難得。」我一開口就笑他。

「什麼……」他睡眼惺忪，揩拭著眼鏡。

「今天不用上班？」

「短週。」他把眼鏡架回鼻樑，看來精神多了。

「你做什麼？」

「一間叫嘉華的銀行，在旺角。」

「你也打銀行工？」

「我在夜校念什麼商科，隔年重考會考，居然五科及格。我見報紙有招聘廣告，也就寫信應徵……不過面試了一次！」說著哈哈一笑。

「聽上去很順利，」我說：「你做什麼？櫃員？」

「難道做經理？」他攤攤手說：「鬧市，客人很多，每天做個不停，下班前還要點算賬目。」

「你記得陳燕儀？她也在銀行上班。」

「她哪間？」

「上海商業銀行。」

「你別看銀行職員，穿起制服一本正經的模樣。我的同事大部分是年輕人，一到中午吃飯或下班，玩起來好像發瘋的一樣，又會叫你買零食汽水，然後通通吃光！有女同事比我大幾歲，說些男人也不敢說的話，有個女的更會動手動腳，把男同事一個個扼頸、插眼、扭手肘……」

「她是個習武的？」我駭笑問。

「我們拉閘關門後，手頭上的事照做，但仍是說個不停，放了工拉隊喪玩，打遊戲機、唱歌、吃宵夜，一班豬朋狗友，嘿嘿！」他搖頭晃腦說。

我們沿長康邨的通道走。

昭民指著一個個狹窄的窗子，說：「以前我家四個人，就是住在那個小小單位！」

「懷念嗎？從小住到大。」

他聳聳肩，說：「有些吧，我有一班熟絡的街坊，那幫小子同樣玩得瘋，我和胡旭榮住得近，常找他到深水埗打遊戲機。」

「記得前面這個籃球場？」我說：「我們到配水庫踢足球，完了到超市買汽水喝，經過這裡又來踢一場，然後攀上公園那輛火車……」

「是，一班男同學多好玩。」

我們走下一道長樓梯，穿過行人天橋，途經涌美村的村屋，又沿著樓梯走向青怡花園。一幢幢樓宇外牆髹上棕色，看上去很有些沉悶。再走上一道天橋，往下望是個瀝青地足球場。兩路人馬正在激烈交鋒，踢法攔截可說非常粗野，肢體碰撞終於擦出火花，你推我的肩我撞你的背，以粗言穢語向對方大聲呼喝，漸漸圍攏起來像要以拳腳廝殺般。

路人紛紛駐足觀望。

「踢足球，」蕉民說：「何必這麼動氣？」

「是，沒意思。」我也說。

我們穿過青怡花園，走上青衣邨平台。我說：「阿伯放暑假回來，找我和他打網球，就是在楓樹窩體育館訂場的。」

「阿伯回來了？」他一愕，說：「他可沒有找我。」

「他放暑假才回來。」

「我會找他算賬。」

我們穿過青衣邨，眼前是一個幽靜的屋苑，有一個小小休憩處，也有一個小型商場，地下那層有間惠康超級市場。屋苑外牆髹上白色，窗戶位置全髹上淺紫色，看上去非常整潔美觀。

蕉民按大門密碼進去，乘電梯到了樓層，掏出鑰匙打開大門。

「歡迎，請進。」

單位不算很大，牆面髹上雅致的米白色，地面鋪上淺色磁磚地板。進門左邊是客廳和飯桌，前面是小小廚房，右邊是窗戶和沙發，對面是電視機和遊戲機組合，中間的通道直入兩個睡房，洗手間在通道左邊，通道右邊應該是兩兄弟的房間，橫向較大的睡房在走廊盡頭，應該是黃生夫婦的房間了。

蕉民忽然大喝一聲：「快給我滾出來！」

小睡房門隨即打開，一隻大猴子跳了出來。

「啊哈！很久沒見！」

「昭豪！」我打量他一下，說：「你長得高太多了！快跟你哥哥一樣高！」又對蕉民說：「你們兩兄弟真的十分相像！」

「他還不是那個死樣子。」蕉民隨口說句，進了睡房。

「你念中學了吧？」我問昭豪。

「是啊，」他身子靠牆卻站不直，活像一條軟皮蛇，又坐下來伏在玻璃桌上，短小的汗衣拉高了少許，露出瘦小的腰部和肚臍。

我忍不住用手指戳一下。

他怪叫一聲，身子順勢往下一滑，手腳攤開軟倒地上，然後忽然彈起來，跳上沙發側身躺著，閉上眼睛好像睡著一般。

他哥哥出來看見，說：「是不是？仍然像個毛孩一樣！」

「黃生黃太呢？」我問。

「我爸有事做，我媽和街坊喝早茶。」

「你媽和一群麻雀友……」

「就是她們。」

「你播關淑怡的《難得有情人》，你媽說她只有那麼一首。」

「呵呵，」他說：「我播歌你聽。」

他走到放電視機的組合櫃，把鐳射唱片放進微型音響，調校了一下均衡器和功率，不久揚聲器傳出悠揚樂聲。

「怎麼樣？」他笑問。

我不禁好奇：「人聲和樂聲非常清晰，低音非常有力。這是一部微型音響，效果比起大型的毫不遜色……」

「你真懂得聽，」他嘴角現出笑容，說：「這是日本版 JVC Victor，音色比一般行貨好，朋友介紹我在旺角買的。」

「價錢貴不貴？」

「比一般貴二千左右。」

「這首《紅日》，聽上去很有勁道。」

「一分錢一分貨。」他笑。

他把昭豪硬生生擠開。昭豪像條蝦米般蜷縮在一角，不住咕咕的笑，真還像個十歲八歲的孩子。

「我們上次通電話……」他想了一想。

「記得華東水災籌款大匯演，你打個電話來，問我有沒有看現場表演。」

他拍了拍頭，說：「我說，譚詠麟唱得不錯……」

「你的偶像。」我笑說。

他眨一下眼，說：「其實每個都唱得不錯。」

「說來也是，」我說：「我爸向來不喜歡林子祥，但聽他唱《莫再悲》，一開始說他又像唸書，到越唱越高音越激昂，居然說他唱得很有氣勢，到他唱《每一個晚上》，我爸凝神聽完全首之後，點點頭說比《莫再悲》好。」

昭民聽著，說：「你爸的口味有些特別。」

「他懂得分辨好壞，有時主觀些。」

「張學友唱《滄海一聲笑》，很出色。」他說。

「是，我爸聽第一句，已經讚他說很不錯，又說他和庾澄慶合唱，唱得脖子青筋也現了出來……」

「那首《想念你》！好聽！說起台灣歌手，我喜歡聽伍思凱的《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司儀是鄭丹瑞，我爸不大喜歡他，說他當主持沒有特色……」

「我很欣賞阿旦，電台 DJ，又拍電視劇又拍電影，多才多藝。」

「黃霑的專欄也讚他，說是司儀界接班人。」

「前輩有眼光。」

「你爸呢？有沒有很多意見？」

「他不大理會。」

有人拉開鐵閘的聲音，鑰匙一陣轉動，大門推開，進來熟悉不過的黃太。她一身街坊打扮，身型略有些胖，腰間的贅肉濺了出來，淺色 T 恤三個骨褲拖鞋，頭髮給吹得有些凌亂，手裡提著兩個膠袋，一看便知是在街市買菜回來。

她眉開眼笑：「小伍！來找昭民昭豪去玩？」

我笑說：「黃太，我來找他們打架，哈哈！」

「真會說笑，」黃太把膠袋拿到廚房，出來說：「以前我們住長康邨，胡旭榮不時過來，玩模型打電子遊戲機，一見昭豪就扭打成一團！」

「他是壞人！他搶我的模型玩，又把我的頭壓扁！總有一天，我要來個大報復！」昭豪跳起來大聲說。

「你不先去撩撥，他會無緣無故打你一頓？」蕉民瞪他一眼，說：「你滿口髒話，活該被人痛打！」

「總之，他是壞人！」昭豪叫著說。

「別聽他的，」黃太白他一眼，說：「他不知多喜歡胡旭榮的模型！他又教他拼湊一堆組件，小心翼翼地漆油塗得很美觀，你可以進去他睡房看看！」

「他還有來嗎？」

黃太嘆了口氣，說：「讀書時他們天天見，但小胡比昭民還早出來做事，我們搬家前已經少見了！」

「你沒約他嗎？」我問蕉民。

「有時約他到深水埗打機，」他說：「只是沒有來我家。」

「中學時，打得剩下一分一毫也要打！」黃太笑說。

「沒錢怎樣回家？走路？」

「不是零雞蛋，」蕉民白了黃太一眼，說：「口袋還有十塊八塊。」

「你們沒去買漫畫？」黃太邊說邊走進廚房去。

蕉民不理，問我：「你和阿伯打網球？你有球拍？」

「球拍有一塊。你想玩？」

「我有街坊住在青怡花園，說有幾個球場，可用他的住戶證訂場。我正想買兩塊球拍，你來不來？」

「去！我要打網球！」昭豪舉起雙手大叫。

「有沒有學過？」我問。

「不需太認真，只是玩玩。」蕉民說。

隔個星期六，我到黃家放下隨身物品，只拿球拍和兩筒網球。蕉民一向不慌不忙，還到洗手間撥弄兩下頭髮。昭豪那隻大猴子興奮得不得了，一個箭步衝到訂場處取場，把黃色網球倒出來滾了一地。

「小心絆倒！」蕉民提醒他。

「對，球放遠些。」我說。

「你學過又打過，」蕉民說：「我們兩兄弟做你對手吧！」

我知道他們是新手，發球和擊球力度不會很大。網球球拍果然有重量，蕉民單手握著老往下垂，很快變了雙手緊握不放，反而昭豪渾然不覺，單手雙手好像毫無分別，打的直線球位置也很準，叫我和蕉民嘖嘖稱奇。

他們兩兄弟各佔一角，不大需要移動雙腳走位。我憑一己之力單打獨鬥，不住往左右兩邊跑來跑去，也間接叫他們知道打法，看定球的來勢做好準備，短球長球必須以步法配合。

我略停喘口氣。

「走不動了？」昭豪的球拍直指過來。

「早著呢，」我笑說：「來！準備接我的上手發球！」

我把球往半空一拋，使勁把球一擊直飛過去，快速落在蕉民的發球格內，在地上一彈直飛出了底線。

「哥，你怎麼沒有反應？」昭豪直笑。

蕉民回過神來，說：「球速很快！」

「你來試試？」我大聲問昭豪。

「來啊！」他雙手握拍，雙膝微微屈曲，像個職業球手般。

「看準了！」我以上手又發一球，球往昭豪臉上直飛而去。這小子真有自己的，立即往後退後兩步，雙手伸出球拍一接，球撞在球拍邊緣上一震，彈在球場外的柱子跌在地上。

「啊唷！」他叫了一聲。

「叫你別太神氣！」蕉民笑他。

昭豪球拍一揮：「我不怕！再來一個！」

我笑了笑，再以上手發了幾球，見他們仍是接不住，於是改用下手發球，又以正手和他們來回的打，見他們接球順暢了許多，開始打對角和底線球，叫他們跑得氣喘連連，打失的球也越來越多，但昭豪真是神奇小子，忽然之間來一個大斜線，我盡力跑並施反手也接不著。

蕉民忍不住笑說：「他就是這樣！忽然來個完美擊球示範！」

我哈哈一笑，以九牛二虎之力抽擊，叫兩兄弟跑得大汗淋漓。

三個人形物體大字形躺在地上。

(六)

男人婆變了白衣天使， 打針卻也狠得很

晚上有電話打來。

「喂？」

「認得我嗎？」一把沉厚的女聲，有些熟悉。

「你！黃寶玲！」

「在幹什麼？」她問。

「看完電視，做習作。」

「打不打羽毛球？我可訂場。」

「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明愛醫院？我在那裡實習。」

「你是護士？」我很是驚訝。

「我念文憑課程，學護，住宿舍，有球場設施。」

「星期六好嗎？」

「就這麼辦。」

乘 42A 巴士出去，下車沿保安道慢慢的走，到了蘇屋邨停下步來，望著這個小時候到過的地方，不知三伯娘一家怎麼樣呢？

走上一條車行斜路，到了醫院平台所在。眼前是那座灰沉沉的療養院，那個刻了對聯的六角形涼亭，門前有十字架發光圖案的草坪，枝幹茂密的大樹高聳直立，形成了一個大大的保護傘，遠望也感到身心一片清涼。

心裡一陣牽動……

轉身走向約定地點。

她見了我，笑說：「我擔心你不懂得路！早些下來！」

「我住過療養院，還有印象。」我笑說。

「是嗎？什麼時候？」

「十三歲那年。」

「你沒提過。」

「平日不會提起。」我說。

「你在理工念書，有沒有住宿舍？」

「沒有，其實不遠。」

「你念什麼？」

「翻譯，第一年普普通通，這年比較艱深，有一科中英語法比較，還沒弄清楚究竟是什麼東西。」

「看似很深奧一般，」她撇撇嘴說：「翻譯不是懂得多些字，多聽多講多寫就可以？」

「說有一定的理論和技巧……」

「你還是多讀些英文書吧。」

我到更衣室換了球衣，開始和她一來一回搓球，正手反手上旋下旋球，到熱足了身才扣球殺球，節奏由緩慢轉為急速，汗水開始從額角不住滴下，頸項肩膀胸口濕了一大片。她的球技沒有絲毫生疏，高遠球網前球忽左忽右也難她不到，到她猛下殺著時我連連後退，唯有使力把球打回她的後場……

一個小時後渾身濕透，在場邊凳上喝水歇息。

「你還是充滿力量！」我不住呼氣。

「你也渾身是勁，」她哈哈笑：「怎麼樣？多打一個小時？」

「恐怕要召白車。」我說。

我們多打一會，筋疲力盡——我們慣了不留餘力的。

她說先回宿舍一會。我到更衣室洗個澡，換上T恤長運動褲，看著球場內的人奮力作戰。

她回來了，長髮用橡皮圈束起，笑問：「吃下午茶？時間剛好。」

她帶我到宿舍飯堂。她買了雞翼薯條熱奶茶，托盤冒出一陣陣熱氣。我買了雞腿沙律凍檸檬茶，運動完了往往食欲大增。

「又是檸檬茶！」她指著笑。

「奶茶熱量高。」我也笑。

飯堂的人不算多，總共才兩三桌食客，真是談天的好時光。

「想不到你想當護士。」我說。

她笑了笑，說：「畢業不知想幹什麼，做文職會把我悶死，有天見到護士學校收生，取了表格報名就是了。」

「因為實用？」

「我喜歡一邊學一邊做，不想念大專的那些。」

「要念多久？」

「三年。」

「你住石蔭？很近。」

「宿舍有位，宿費也不算貴。我不想每天來來回回，可以專心做習作，有問題也可隨時問人。」

「不知廖老師怎麼看？」我笑說：「她一向欣賞你是女中豪傑。」

「我也不知為什麼，」她帶點無奈，說：「可能她覺得我有話直說？不像你好像拖泥帶水般，哈哈！她教中國語文，以為會習國畫練書法，但居然是女童軍領袖……」

「好像不大協調？」

她聳聳肩：「你還跟她有聯絡？」

「剛升大專，我寄了一本《香港文學》雜誌給她。她打電話給我，說值得好好收藏……就只有那麼一次。」

「她轉了校？」

「是，沙田一所聖公會中學。」

「舊同學呢？」她問。

「跟你一樣，」我說：「去年約了到石澳燒烤。」

「好像是雷健威約的，」她想了想，說：「他是不是變了書蟲？」

我忍不住笑：「一念浸會宗哲系，就不住考人哲學是什麼……」

「他一向活躍，進了大學變古董！」

「你要在病房實習？」我問。

「學護，當然要啦！」

「你會不會……」我忍住笑。

「會不會什麼？」

「故意大力打針？」

「我們很專業的，」她笑了出來，說：「不過，有些男病人惡形惡相，

嘴臉非常討厭。我不會跟他們客氣，叫他們褪下褲子露出屁股，一支長針直扎下去，痛得他們像豬一樣嚎叫！」

「果然！」我打個冷戰。

「要不要試試？」她瞪大眼問。

「慢著，」我說：「你在醫院……」

「什麼？」

「有沒有遇到年輕英俊的醫生？」我哈哈大笑。

「啐！」她一臉不屑：「不說你不知道，其實很多醫生都很不堪，非常猥瑣！我才不會跟醫生拍拖！」

「男護呢？」

「沒有，」她說：「這麼關心我的動向？你呢？」

「我什麼？」

「她呀，」她擠擠眼睛，說：「你那個小妹妹呢……」

「小妹妹長大了，」我笑說：「在大專念社工系。」

「我意思是，」她雙眼眯成一條縫：「你和她怎麼樣了？」

「早知你會問，」我說：「沒什麼，大家專心念書。」

「多些約她，別要錯失機會。她是好女孩，乖得令人不敢相信，以前和幾個同學逛街，明明一輛車也沒有，行人綠燈不亮起，她就站在那裡不動，真是守規矩守法到呢……」

我笑了笑。

每隔幾個月她打電話來，約我到明愛醫院打羽毛球，有時把她的同學也帶來，都是年輕活潑的女學護，三人或四人一起打球，兩個小時也不會太辛苦。打完球一起嘻嘻哈哈，到宿舍飯堂吃下午茶談笑。她週末回家小住，會約我到和宜合道的運動場，不消說又是連場激烈的大戰。

有次她記錯了時間，遲了一個小時才來，不住的說不好意思，說她若是我就不再等了。我知道她不會輕易爽約，但也忘記了帶電話簿外出，又怕她來到不知我去了哪裡，一直等得發呆，不過她來了也就算了，又問她會不會到旁邊的球場跑圈練氣。她居然說她有時也會的，但球類活動只打羽毛球。我說，你的名字有寶玲兩個字，當然不會喜歡去打保齡球……說著和她一起哈哈大笑。

(七)

心裡牽掛的她， 邀請我到她的浸禮觀禮

上午，家裡靜悄悄。

記事簿上有她的電話，猶豫很久，怕冒昧打擾了她。

我取出兩張紙，咬著筆桿，一邊想一邊慢慢寫：

「詩敏同學，你好，許久不見。

預科畢業後，你我各自升讀大專，你如願修讀社工系，相信是你喜歡的科目，希望功課不會太繁重……

課程有沒有安排實習課？若有，可能是一種體驗，知道一己志趣所在。記得你說過，你想從事青少年和老人服務工作……

你的教會生活如何？你懂得彈奏鋼琴，應該是團契和主日司琴？記得放學後，幾個同學在宣道會聚會，你替大家彈奏聖詩呢……

我在理工念翻譯，深覺程度不足，要多讀中英文書，英語聽力和口語始終缺乏練習機會……

有空聯絡分享近況……

祝一切安好。」

到樓下停車場出入口處，把信放進紅色郵筒。我們住在同一個島上，一個南橋一個北橋，會不會很快收到呢？

心情忐忑不安。

有天終於收到回信。

「卓文同學，你好，很久沒見了。

不好意思，最近有些忙碌，遲了回信給你。是的，我在大專念社工系，能夠有機會念心儀的學科，覺得非常幸運和感恩，第一年已經接觸很多新事物，科目也令人眼界大開……

我經常要和同學討論作業，下了課要留在學院，實習課下半年開始，目前還沒有安排機構或單位。我想先試試青少年工作，想知道適不適合自己……

現階段先做好分內事，將來從事哪個範疇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抉擇，我會好好向上帝祈禱尋求引領……

我在教會有司琴事奉，對了，兩星期後，我在葵芳的教會受浸，你會來觀禮嗎？陳兆昌學兄也會來，你可和他相約一起呢。

到時見，祝好。」

附上一張小小心意卡。

陽光藍天白雲青草地，幾隻圓滾滾的小綿羊，非常可愛。

我把它夾在一本小說裡。

那日兆昌負責團契開會，叫我先走一步。

我乘巴士到了葵芳，綠草如茵的運動場近在眼前，不禁想起中學一班同學，陸運會時吃飯逛街談天的日子。

走到教會所在的大廈外，熟悉的身影獨自站在路中心。她白色 T 恤黑色運動褲，仍是束了一條長長馬尾，身型嬌小像十五六歲的模樣……我的視線一下子柔和下來。

我拍拍她肩膀。

她轉過頭來，笑說：「你這麼早到了。兆昌呢？」她看看我身後問。

「他稍後才到。」

她笑了笑：「我們邊說邊等，還有時間呢。」

「你在這裡聚會？」我問。

「不呢，」她的雙眼充滿笑意，說：「我的教會荃灣、葵芳和青衣有分堂。我參加荃灣教會的崇拜，搬家後轉到青衣分堂，就在我住的邨子另一幢樓宇地下。」

「你說過在荃灣參加聚會。」我想了一想。

「隔了一年轉堂。」

「我的教會也在荃灣，新村街。」

「你念翻譯，」她笑說：「我覺得很適合你。」

「我不知道念什麼科目，」我說：「我的中文中史科成績好些，但其它

院校全部沒有回音。」

「中英雙語好，出路很闊。」

「你要經過面試嗎？」我問。

「有，分組。」

「我也是，」我說：「我也不懂得緊張，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了。」

「那很好呢。」

「念社工適合你才真，」我說：「你好像有種使命感，很想盡你的能力幫助身邊的人，青少年的成長的確需要導師，老人家也需要額外照顧。」

她低下頭笑笑。

我呆呆的看著她。她的臉頰有些嬰兒肥，臉孔像杏形也像心形，圓圓的眼睛有種孩童的純真，笑起來兩頰有小小酒窩，側著臉的時候尤其好看，叫人很想輕輕的親一下……中午耀目的陽光下，她彷彿散發著溫柔的光芒，每句說話都像好聽悅耳的樂音，叫人聽著感到柔和的暖意。

「你看上去像小妹妹……」我輕摸她的頭一下，像小朋友開玩笑般。

「你以前也這樣說。」她掩嘴笑。

「時間到了嗎？」我問。

她看了看手錶，說：「差不多了，我們先上去好不好？」

「好啊。」

她笑了笑，一路和我並肩而行，步履輕盈愉快，穿起運動衣褲的她，有種青春少女般的活潑，與穿起校服裙的素雅斯文不同……我的步伐也隨之輕鬆起來。

走上一幢唐樓，教會大門打開，人來人往非常熱鬧。

她笑說：「你找個位子坐下，也可預留位子給兆昌大哥哥。」

「你去準備吧，」我豎起拇指說：「加油！」

「我媽也來觀禮，」她說：「好，我進去啦！」

有人簇擁著她去了。

我循著她指的方向看，前排最左邊一個位子上，坐著一個中年婦人，穿一條直身長裙，頭髮好像燙過似的有些髻，好奇望著四周的人與事，一雙眼睛有些細小，臉孔和身型看上去稍為瘦削，樣子和她的女兒不大相像。莫非她長得像爸爸？

浸禮開始了，群眾肅靜聽詩班唱詩，又聽牧師講道和介紹受浸新葡。我一邊聽一邊看著手中程序表，翻到有她相片的一頁：陳詩敏姊妹，信主五年，參加荃灣教會聚會，受浸後為青衣堂會友，就讀於大專社工系二年級，心志是以基督愛人精神服侍少年人和長者……受浸的人一個個踏進浸池，牧師穿著白袍，念出一段與受浸有關的經文，又問他們是否確認《聖經》信仰，然後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浸。一個個全身濕漉漉的從水中上來。

主席帶領會眾唱：「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有人拍我肩膀一下，是兆昌。

我留意到，詩敏的媽媽很是投入，跟著會眾拍手歡笑，到女兒也站在浸池時，更舉起相機靠近她拍照，又趕快多拿一條大毛巾，讓教友包裹著她進房間去更換衣服。

浸禮完了，親朋好友拍照留念。

我們站到一旁，免得礙著人收拾桌椅。旁邊有男生說：「怎麼詩敏的頭髮好像沒有濕？」一陣哄笑，像要一擁而上看個究竟似的，有男生的地方就有作弄的事，但見老幼孩童爭著合照，看得出她非常受人喜愛。

我和兆昌微微笑著。

她手臂摺著一束鮮花，笑說：「快來一起拍照啦。」

我們一字排開，兆昌站在她的左邊，她的一個女同學也加入，笑著站在她的右邊，我變了站在最外邊，就這樣不情不願拍了一張。攝影師叫我們換個位置，難得兆昌和女同學換了位置，我乘機站在她的右邊，笑逐顏開跟她拍了兩張。

「謝謝觀禮……」她的心情非常愉悅。

「大家替你高興。」兆昌說。他的個子高大黝黑，架著眼鏡的樣子非常成熟，好像看著自己的妹妹似的。

「我的好姊妹。」她和女同學擁抱一下。

「謝謝你的幫忙。」女同學笑說，送上一份禮物。

「謝謝你來。」她對我說。

「恭喜你……」我伸出一隻手去。

她的大眼睛一動，伸出手和我一握。

我笑說：「小妹妹長大了。」

兆昌和女同學笑了起來。她臉孔像個紅蘋果，看著實在很可愛。

「你什麼時候受浸呢？」她問。

「我還在認識信仰，」我說：「可能幾年之後。」

她的朋友叫她。

「我們先走，」兆昌微微一笑，說：「過幾天學院團契見。」

「我也一樣。」她的女同學說。

「再見。」我說。

「我們保持聯絡？」她對我說，舉起手作個聽電話狀。

「好的。」我輕聲說。

她笑著轉身去了。

我們幾個走下樓梯，說了幾句詩敏受浸的事，兆昌和女同學讚她熱心助人，又樂於與人分享她的經歷，然後在門口分道揚鑣。

(八)

爸讓出書桌位置， 我開始用電腦做習作

上完導修課，幾個同學前去飯堂。

男同學 Roy 對我說：「買部電腦，方便做習作……」

Roy 一向比較沉默，架副成熟的銀框眼鏡，鏡片後一對深邃的眼睛，身型中等而略瘦，平日普通襯衫牛仔褲，年紀比我們大一兩歲，對同學功課上疑問總會耐心解答。

「讓我想想。」我笑說。

他拍拍我肩膀離去。

我跟爸說了。爸說，價錢不是太貴的話，他負擔得來，又問有沒有信任的人幫忙，若沒有可到大型電器店買。

「放在什麼地方？」我問。

「你的書桌不夠大……」爸沉吟一下。

「你那張不用，放在上面不行？」媽從廚房出來說。

「怎的不用？」爸瞪媽一眼：「我有個人物品。」

「買張電腦桌吧！」媽說。

「是要的，」爸點點頭，又說：「你出錢吧！」

「你買電腦，我買桌子，成交！」媽說。

妹偷偷的笑。

「這張桌子，倒要看看，要不要挪開到別的位置……」爸裝修師傅似的語氣。

「這麼麻煩幹嘛？」媽大聲說：「那個舊的組合櫃，不是搬到了露台去？你的鐵書桌也跟著去吧！」

「不礙著你晾衣服？」爸白媽一眼。

「用得多少地方？」

「別要反悔。」爸指著媽說。

媽白了爸一眼：「指手畫腳幹嘛？」

「來，」爸對我說：「把書桌抬到露台去。」

書桌原封不動多年，我和爸把它往外拖曳少許。媽把幾塊厚紙皮墊住桌腳，幾個人直拉出去拖行，然後使力一下子抬高，越過玻璃門底部的橫鐵，重重的頓在紙皮石地板上。幾個人用身子死推活撞般頂它出去，桌腳刮擦地面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最終把它靠向窗台橫放著。

「位置剛剛好。」媽面有得色。

「露台的牆凹凸不平，」爸說：「買了新的組合櫃，把舊的這個搬出來，放些電鑽螺絲起子等雜物，完全把這堵牆遮蔽了。」

「你捨不得花錢，」媽沒好氣：「人家把露台間隔成小房間！」

「湯明康的爸把露台改裝，成了工作間。」我說。

「我們不需要嘛。」爸說。

「把牆平整不好嗎？」媽說：「難看死了！」

媽叫我陪她到青山道，逛了幾間傢俱店，訂了電腦桌三天後送來。

當晚打電話給狐狸。

「你想買電腦？」他問。

「是，做習作。」

「早應該買！我和阿伯中學已買了！」

「你們打遊戲機。」

「他才是！我念工程，一定要用電腦！」

「組裝好，還是套裝機好？」

「說到好用，當然是組裝機，但維修保養的話，要抬機出去黃金商場。現成套裝機乾脆利落，豐澤或百老匯一買即用，有事打維修熱線即可。」

「價錢呢？」

「當然是組裝機便宜。」

我想了想，決定買組裝機。狐狸說，他有相熟的店家，替我報了價，陪我到黃金一帶買配件，然後和我坐巴士到我家來。

媽眉開眼笑：「你是狐狸？謝謝幫忙……」

「我自己喜歡玩，」狐狸擠出一個笑臉，說：「我常替弟弟買零件，有事的話隨時找我。」

我和他合力把電腦抬起，穩穩當當放在電腦桌上。他把電線和連接線等接駁好，開啟電腦設定時鐘屏幕顯示字體大小，把各式軟件安裝妥當，又花了一個下午教我怎樣用。

我只能掌握基本原理。

狐狸笑說：「不明白打電話給我！我們在院校也會碰到，有空過來工程系找我吃飯！」

「好，」我抱拳說：「感激不盡！」

「不客氣！」

一開始笨手笨腳，一般步驟也會研究半天。

妹探頭過來，按兩個鍵，居然解決了一些難題。

爸沒有再坐大廳書桌前，要不坐在沙發上看報紙，要不背靠著上下格床喝燒酒吃花生，下午會到露台書桌取些零錢，到酒樓吃碗燒味瀨粉河粉，也會到士多買些麵包餅乾。

「這款麵包，多晶瑩剔透！」他放工回來說。

我和妹不禁好奇，切成四方形的白麵包，果然非常潔白純淨——是同樣四方形的半透明膠袋的效果。

妹失笑：「這個膠袋才晶瑩！」

「差不多吧！」爸研究一番。

「肥佬！你有嚴重老花！」媽從廚房出來說。

「我？」爸摘下眼鏡，看媽一眼說：「我就是沒看清楚，才娶了你！」

「你後悔嗎？」媽笑罵爸：「再娶還來得及！」

「我有錢的話，一定休了你，回鄉買座大屋，闢個花園種花種草，再娶個蘇州姑娘做老婆！」爸咧嘴而笑，露出兩排煙漬牙。

「你有錢才說吧！」媽白爸一眼。

爸不時發些牢騷。

「那群『白炸』真討厭！常常躲在路邊暗角位，趁你不留神，像紅黃燈之間仍往前駛就拍下來，一張張牛肉乾收到手軟！」

「英國鬼盡力搜刮民脂民膏！」

「小巴十之八九衝燈，又不見炸炸他們？」

下午，放下皮包大吐苦水。

「我一向非常小心，見馬路兩邊停著兩排車，已經駛得很慢很慢，誰知有個死臭飛，低著頭拼命吸煙，望也不望直走出來！我立即把車刹停，那個死臭飛跌倒在地上，車子和他有些距離，應該沒有撞到他……兩個交警很快到場，問他有沒有受傷。他抱著膝蓋說倒地擦傷了，白車來把他送了去醫院。有個警員問我發生什麼事，我照實說了，但仍然向我錄了口供，說可能會向我發傳票，控告我不小心駕駛！」

爸用毛巾抹去臉上的油。

「那人說你撞到他？」我問。

「我不知道！」

兩個月後，爸收到傳票要上法庭。

「你說有沒有理由？事實沒有弄清楚，應該告那個臭飛亂過馬路！什麼都是司機不對！根本是亂告一通！」

爸喝燒酒，花生一把把往嘴裡丟。

不久爸又收到信。

「警方寄來的信！提醒我上庭，叫我認罪！」

「又來一封！又叫我認罪！平日不見得有效率！亂告市民！」

「一個警察行單咁，有事沒人支援！怪不得賊匪又偷又搶！」

「那個賊王，闖進彌敦道連環打劫金行，胸口架著一支 AK47 機關槍，一幫匪徒全副武裝，穿制服那班軍裝每人一支左輪，簡直像玩具槍一樣，沒有一點點用處！警察面對兇悍大賊，要有強大火力是常識！那天我有看亞視《今日睇真 D》！」

「港英政府，每次都賊過興兵！金銀珠寶搶了個空，才派幾車傻兵來追！過了海就是神仙！捉賊有心無力，只懂魚蝦蟹雞毛蒜皮！」

爸上庭回來，滿臉笑容。

「法庭判我沒有罪！」

「不是叫你認罪？」媽問。

「我在法庭說出事實，說我及時停車，沒有撞到他。法官聽了，非常仔細地盤問那個證人。他沒法抵賴，說是沒看清楚走出馬路！」

「有沒有說你撞到他？」

「他說想閃避，不小心扭了足踝，膝蓋撞在地上擦傷！」

「那就好了。」

「我就說嘛！怎麼一直叫我認罪？我也明白，認罪扣五分，不認罪可能再排期審訊，若定罪會罰得更重，但我根本沒做錯，為什麼一直叫我認罪？」

「這些案件，很視乎審案的法官！他判你有罪，你就有罪！他說你無罪，你就可以脫身！這個法官很精明！我才沒事！」爸下結論說。

「誰叫你把車牌賣掉？」媽一盆冷水淋下來。

爸一聽不作聲。

「幾年來牌價升了多少？遲些賣的話，你早已退休享清福！還要租車做兼職司機？」

「得了得了！這個家，一切歸功於你，好了嗎？」爸反駁說。

「『龜公』於你！」媽哈哈的笑。

「你才是『龜公』！不，『龜婆』！」

「你是你是……」

「你是你是……」

我和妹早聽慣了。

大廳換了淺棕色的新組合櫃，看上去有種清新的感覺，正中的空間既深且寬，足以容納一部三十吋大電視。

爸靈機一觸，說：「這部樂聲牌用了十幾年，屏幕色彩顯得有些暗淡，買部新的好不好？」

「你出錢！」媽笑說。

爸瞪眼說：「我買了組合櫃！一人一半！」

「幹嘛把我拖下水？」媽反問。

「你們看電視多還是我？無線的節目爛透，不喜歡！」

「關我什麼事？」

「我把這部挪出去，放在舊組合櫃看！」

「別礙手礙腳！」媽下了懿旨。

「礙著什麼？」爸又瞪眼問。

「晾衣服！」

「得了得了！」

爸終於轉移了陣地，把露台一半變作私人樂園，晚飯和我們在大廳看新電視，節目不合口味的話，走出露台靠著桌子坐，開了電視看得津津有味。媽洗完碗也到露台洗衣服。那是一部半自動洗衣機——爸說比全自動便宜得多——媽把衣服丟進去洗了幾圈，不久會發出隆隆響聲，機身隨即劇烈震動十秒，到漸漸靜止下來時會偏離原位，要手腳並用推回靠牆位置。媽會禁不住咒罵幾句，怒氣沖沖說應該丟到堆填區。

爸看電視不理。

媽用一支長長的晾衣杆，把衣服掛在天花板晾衣架上，各式內衣襯衣襪子褲子，但爸如今在露台看電視，一站起來踏前兩步開關電視，幾條濕漉漉的褲腳直垂下來，叫爸感到很不耐煩，一手撥開說弄亂了他的頭髮，問媽為什麼要把長褲晾在一邊。

「當然靠牆！難道是洗手間前面？」媽反問。

「碰到我的頭！」爸撥了撥頭髮。

「誰叫你出來？」

「我看亞視！」

「關我什麼事？」

「我買部新電視，我看舊的這部，你晾衣服礙手礙腳！」

「我洗衣服礙著你？」媽大聲反問：「還是你礙著我晾衣服？你不喜歡，你來洗自己的衣服！」

「說話這麼大聲幹嘛？」爸瞪媽一眼：「你想樓上樓下聽到？」

「我放了工，還燒飯洗碗洗衣服！你倒來跟我挑三嫌四！」

爸見媽晾好了衣服，不再把長褲掙來掙去，才不再多說。

看了一會爸叫起來。「快！快轉到亞視！」爸一臉興奮。

媽和妹望了爸一眼。

「這個節目真好看！《今日睇真D》！主持報道時事，收視很高！亞視打敗了無線！無線弄個什麼《城市追擊》出來，明明是抄襲！沒有創意，抄襲抄襲又抄襲！」

媽說：「我們追看劇集，不想轉台！」

爸的語氣不屑：「上一節的劇情是主角，廣告後來了幾個閒角，完全是不連戲！」

「一集集連貫，編劇交代背景的事！」

「每一集有四節！不是四集！」

「妹……」爸在黑暗的露台叫：「轉台看看！很精彩！」

妹無動於衷。

「文，你來看看吧！」爸兩排牙齒忽然很白。

「好吧。」我應他一聲。

露台風大，看了一會回大廳，用電腦趕著做習作，只亮著一盞小燈，免得刺眼妹睡不著覺，不過她最愛把頭縮進被窩，臉向著牆像沒動過的一般。

(九)

親戚如常來我們家， 爸也去喝喜酒

姨們兩三個月來一次，笑姨自己來比較多。有一段時間，屋邨平台的青衣酒樓裝修，我們走上長長斜路，要不到長康邨的同名酒樓，要不走遠些到青衣邨的長城酒樓。笑姨覺得既新奇又新鮮，一向在長青邨喝茶談天，很少會到別的邨子去。貞姨一定帶著兩個表弟來，思俊不過十歲上下，還是個蹦蹦跳跳的孩子，弟弟嘉俊也滿六歲了，滿臉嬰兒肥手腳也肥，兩頰紅彤彤笑起來很可愛，說話細聲細氣像個女孩子，有時妹忍不住捏捏他的臉頰。

貞姨更常常臉貼臉親他，一旁思俊不大自在，豆般小眼睛半開半合睨著，又抽鼻子發出哆嗦的聲音。酒樓嘈雜，也聽得清清楚楚。

「你又幹什麼？」貞姨喝問。

思俊不答，抽兩下鼻子。

媽問：「鼻子不舒服？傷風？感冒？」

「你以為呢！」貞姨狠狠白他一眼，說：「他故意弄些古怪響聲，吵得人心也煩亂起來！」

思俊望向別處，十隻手指互扣，雙腿左右擺動。

「瞧他這副死相！」貞姨一臉厭惡，說：「學校老師說，他上課東張西望，功課和操行也差了很多！」

「結交了壞同學？」

「不是！他的同學不知多好！」

「思俊成績一向中等。」

「是他自己發瘋！」

喝完了茶，媽照例結帳，貞姨照例替兒子繫鞋帶。

走下樓梯到屋邨平台，聽到一陣隆隆隆隆的響聲，一個十來歲小伙子，雙手操控著遙控器，一輛蜂型機車風馳電掣，在寬大的平台左穿右插，車尾彷彿真車一樣噴出藍煙……我和妹羨慕有模型玩，不禁也看得入了神。

媽說：「開得太快，不安全……」

話還沒有說完，嘉俊見模型車轉來轉去，覺得很是有趣，走上前去追著它。貞姨剛開口叫了聲：「別去追……」那輛車子繞了個彎，向著嘉俊正衝過來，我和妹不禁叫了一聲。那個小伙子急忙扭向一邊，車尾定風翼仍掃中嘉俊雙腳。嘉俊站立不穩，連手裡玩具跌坐地上，放聲哇哇大哭起來。

貞姨撲上前去，一把抱起嘉俊，看他的腳掌有沒有受傷，又柔聲安慰說：「沒事，沒事……」「這是輛壞人的車，踢走它！」「媽媽也買一輛模型車給你玩……」

媽上前問：「沒事吧？」

「幸好沒有，」貞姨輕拍著胸口，說：「這些邨童，把模型車開得橫衝直撞，一不小心很容易撞傷人！」

「不就是了。」笑姨也說。

小伙子連聲道歉，垂頭喪氣，拾起模型車和友伴走了。

貞姨瞪著思俊問：「你明明站在弟弟旁邊，為什麼動也沒動？」

「那輛車開得這樣快……」思俊受屈似的叫起來。

「車子一路直衝過來，你可以把弟弟拉開！及時擋在他前面！」

思俊不知怎樣回答：「我……」

「別要給我發現，你故意讓車子撞到弟弟！」貞姨逼視他說。

「我沒有！信不信由你！」思俊鼓著嘴巴走開。

「思俊還小，不會存那種心思。」媽勸說。

「你有所不知，」貞姨望著思俊的背影，說：「他升了四年級，人變了很多很多……」

兩個阿姨上來我們家，閒閒聊著生活瑣事，問媽在街市買了什麼菜，平日放了工趕不趕得及，葵芳街檔的水果好像較便宜，晚上煮木瓜雪耳紅蘿蔔湯，加三顆蜜棗會不會太多，南北杏功用好像不大相同，添幾片椰子應該會更清潤……兩個表弟喜歡玩具車，在大廳各據一方推來推去，玩了一會喊著好悶呀好悶呀。貞姨出來笑問嘉俊，表哥帶你到樓下玩好不好？

兩個表弟立即跳起來，趕快穿好襪子鞋子，一下子把我拉到屋邨平台去了。

我先帶他們到坦克車去。兩隻小猴子嘩的一聲，跳上去像攀樹一樣上下騰跳，思俊人大膽子也較大，小心翼翼沿著炮管上去，到了炮口大叫一聲直跳下來，到著地之後蹲下身子站定，又攀上坦克車和嘉俊互相追逐。玩完了到旁邊釘在石屎地的電單車，騎了一會又拉著我到別處。

我帶他們到直昇機鋼架攀爬，又帶他們坐搖搖板，讓他們自己一升一降的玩，然後分別坐在思俊和嘉俊一邊，兩個都嚷著要我支持他們。我見思俊趁搖搖板下降時加大力度，令小小嘉俊急速升上去，嘴角露出惡作劇的笑容，於是坐到嘉俊身後，重重地把搖搖板往地上一頓，令思俊升至頂位時凌空拋起，屁股回落板面時猛力一震，嚇得他禁不住大叫起來，嘉俊指著他咯咯咯咯直笑……

說兩個表弟是猴子真沒錯，咚咚咚咚走上滑梯的鐵梯級，在頂部小小籠子向我揮揮手，坐下順著銀色滑道直滑下來，如此來回玩了至少十幾次，轉到兩隻並排的鐵馬上，一人一隻騎在最前的座位，好像要比拚誰把鐵馬推得更前，但身體往下壓力度不夠，未能將鐵馬推得前後擺動起來。我到鐵馬後面幫他們一把，推思俊的鐵馬時特別使勁，給他的屁股來個活受罪……

兩兄弟盪鞦韆也是一樣，嘉俊畢竟年幼得多，雙手拉著兩條直立鐵鍊，坐在鞦韆的膠板上前後輕盪，可是愛作惡劇的哥哥不放過他，忽然跑到身後大力往前一推，嘉俊受不了那種凌空感，大聲叫著說好不好。我趕快上前把鞦韆扶定，又趁思俊不為意時，把他推得像炮彈般直飛出去。他大叫著不好呀不好呀，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木製氹氹轉叫他們雙眼發亮，輪流單腳在地面把它撐動旋轉，不到一會思俊又來使壞，雙手拚命使力推著分隔橫鐵，隨著急速轉動人也越跑越快，嘉俊開始感到驚慌，一邊叫著一邊緊緊抓著粗黑的橫鐵。我狠狠瞪了思俊一眼，一隻腳踏上去圓板的外圍，另一隻撐著石屎地面，轉速也就很快慢了下來。我站到嘉俊那一格，把他抱起放在木條面板上，腳下也使力來個漸進式加速。思俊見不用自己費力，樂呵呵的單手單腳站著，沒料到我把嘉俊捉得緊緊的，然後把氹氹轉推得像個風輪一般，叫他幾乎站不穩摔了出去，又大叫說不會再作弄弟弟了……

隨著氹氹轉漸漸慢下來，我坐在木條面板上，一邊看著綠色坦克車、

羽毛球場、石屎乒乓球桌、小小電單車、鋼鐵直昇機、搖搖板、鐵攀爬架、兩隻鐵馬、銀色滑梯、鞦韆鐵架、坐著的氹氹轉……我彷彿看到昔日玩伴的身影，劉白娜、劉曉萍、方美玲、方志豪、林浩志……日子過得真比想像中快，但感覺好像才是昨天的事……

「到美景花園去，好不好？」

「好呀好呀！」兩個表弟跳起來，拉著我走。

我拖著他們兩隻小手，再次經過屋邨平台，走下通往青榕樓的樓梯，穿過行人隧道到了美景花園。兩隻小鬼見到新天地，四個瞳孔再次亮起，嘩的一聲立即往前直奔，在各幢樓宇之間跑來跑去，最喜歡躲在柱子或草叢後面，引我去捉住他們呵癢，然後咕咕咕咕一頓亂笑。我又帶他們到下層停車場，在幽暗的環境中走了一圈，也不禁想起小時候，幾個鄰居追逐奔跑哈哈笑的情景……

兩個表弟跑得有些倦。

我說：「到超市買果汁喝？」

兩個表弟興奮大叫：「可樂！」「橙汁！」

我帶他們進了惠康，在貨架之間找來找去，忽然眼前一個穿制服的人，正忙著把麵包蛋糕放到架上，聽到小孩子嘻笑的聲音，轉過頭來皺眉頭看著我們，原來是黎太的兒子黎顯華，相信他是在超市兼職吧。他比我要年輕幾歲，不會這麼快就出來做事的。

他看我們一眼，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我沒有理會他，拖著兩個表弟找到雪櫃，讓他們歡天喜地拿了汽水果汁。

我到收銀處付款，思俊嚷著要吃杯裝雪糕，拉著我不肯放手。我說喝了汽水吃雪糕會拉肚子，他還是猛力拉扯我的上衣，叫我忍不住把他按倒在地上，又連聲問他還敢不敢亂來。他涎著臉發出幾聲怪笑，一副死也不肯屈服的執拗樣子。一個紅色制服的職員經過，又是黎顯華這小子，身邊有轉角位大房的細妹，不知是不是來探他鄰居的班？兩人嘴角有一絲訕笑，彷彿我和表弟同樣幼稚。

我想，關你們什麼事呢？

有時我到樓下買東西，走過屋邨平台，忽然聽到有人大聲唱：「大丈夫一生要經過，困難磨練共多少……」一個像黎顯華的身影快速閃過。我

想，是因為我還在大專念書？像中學時那樣苦讀？夜間在書桌溫書或備課，他從大超家中打完遊戲機，經過窗子時會刻意大聲唱：「別望真我，絕望的笑容……」我和妹禁不住笑了出來，看來他深得大超的真傳了，同樣無聊低智還有幾分自卑。我早已不想理會鄰居的事，一直沉默以對，誰知他還刻意加上兩句「我不需要跟你們解釋！你們不值得我解什麼釋！」。妹會拉開鐵閘直瞪著他，叫他感到有些害怕，勉強裝作若無其事，吹著口哨揚長而去，趕快回家關上鐵閘大門。

爸已交更放工，格子寬領襯衫汗濕，寬身及膝短褲，腳上還穿著開工的涼鞋，一邊抹汗一邊和姨們說話。

「大文頭呢？」爸問笑姨。

「他在大陸的廠開工，」笑姨說：「怎麼？你找他有事？」

「隨口問問，」爸說：「他一年到晚也在忙。」

「你不是要開工？」笑姨反問。

「他只是賺些零碎吧，」貞姨掩著嘴笑：「他賣了輛的士，早上了岸，錢放在銀行收息也夠吃！」

「阿文的學費呢？阿妹呢？」爸瞪大眼說。

「我也要做呀！」媽嘆口氣說：「一家不知一家事，哪像你少奶奶不用做？」

「我早說過，」貞姨撇撇嘴，說：「結了婚不再打工！」

笑姨開了電視，看下午重播的劇集。

爸洗了澡，出來呸一聲說：「又是婆婆媽媽的劇集！」

「肥佬！關你什麼事？」笑姨大聲說：「去看你的清裝老古董吧！」

「呼天搶地，哭哭啼啼，才是老套！」

「你的口味老套！」笑姨不甘服輸。

爸呸的一聲，說：「早兩年他們到了阿貞家，我在家看許冠傑群星賀退休的，不知是不是唱了姓許的歌？香港那一大堆所謂歌星，除了林憶蓮和搭檔唱英文歌出色，實在沒有一個及格！許冠傑究竟知不知道羞恥？作曲家創作一首歌曲，是要經過千錘百鍊的！他竟然學人家作曲填詞，寫出來的東西不知所謂！我還以為經過這麼多年，總會有些進步，誰知一聽又是唸書的一樣！」

「我對許冠傑沒興趣！」

「我想說，你們不懂得欣賞音樂！」

「只有你懂，好了沒有？」

「你看什麼？」爸見笑姨轉了台，問她一句。

「當然是華仔！」笑姨得意洋洋：「華仔！我的偶像！」

「咄！」爸又是一臉不屑，說：「他的樣貌算是不錯，甚至可以說是英俊，但演技不算很出色，歌藝和聲線不過普普通通！」

「什麼？」笑姨氣得呱呱大叫：「你居然說我的華仔不好？他也不好難道你好？」

「我不過以事論事！」爸的嘴角一絲嘲諷的笑意，又說：「他若不是長了一個鷹鉤鼻，臉孔輪廓比較好看，會有這麼多忠實影迷歌迷？那些什麼天王之流，十五六歲的少女歌迷也罷了，邨裡幾十歲的師奶，也跟著一起發瘋，拉起橫幅大聲尖叫什麼華仔，真叫人嘔心！」

「人家有偶像不可以？」

「偶像！」爸嗤之以鼻，說：「歌也唱不了幾句！照我看來，只有張學友懂得唱歌！其他所謂天王全部不及格！黎明唱電視劇主題曲，以為他唱歌那道丹田氣練得不錯，但現場完全唱不起歌曲的節奏！那個郭富城只會跳舞，那把雞仔聲細得像蚊子叫，根本做歌星的資格也沒有！」

「我不喜歡黎明，我覺得華仔唱歌比他好聽！他？不過是個大陸仔！」

「又來這套，」爸嘆息一聲說：「華仔的祖籍是什麼地方？他父母是不是來自中國？你自己呢？」

「我？我是香港人！」

「你老爸老媽呢？香港出生？沒有祖籍祖宗？」

「我不知道！」

「阿笑，王菲也來自北京，國內出色的歌手很多。」貞姨插嘴說。

「音樂頒獎禮，我聽張學友、李克勤和呂方唱得不錯。」爸說。

「這幾個我也喜歡。」貞姨點頭說。

「還有那個周星馳，拍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電影，居然人人叫他『星爺』！他有什麼資格做『爺』？『星仔』還差不多，『星爺』，哼！像許冠傑歌唱得這麼差，居然叫他『歌神』！通通不知所謂！都是垃圾！」

「算了吧，肥佬，」貞姨笑了笑說：「你不是這個時代的人！」

爸露台鐵書桌的抽屜裡，有幾本小小電話簿子，寫滿了藍色原子筆字的號碼。我好奇翻閱一下，問：「誰的電話號碼？」

爸摘下老花眼鏡，說：「我堂兄弟的電話，包括鄭華。」

「有沒有聯絡？」

「各有各忙。」爸嘆口氣。

一個晚上，電話響起。爸拿起聽筒，說了一會放下。

「友叔打電話來，告訴我他兒子結婚，請我們一家喝喜酒。」爸說。

「誰是友叔？」媽問。

「我的堂兄弟。」

「沒聽過。」

「你們去不去？」

「問你自己，」媽說：「這麼多年，你有聯絡你的兄弟？」

「我駕的士，日夜顛倒，只為賺錢養家……」

「你不開工也不外出逛逛。」媽抱怨說。

「年紀大，不想動了！」爸嘆了口氣。

那天黃昏，我們一家難得乘地鐵，由葵芳直去中環，轉了一個站到灣仔，到了親戚擺酒的酒樓。主人翁一見到爸，滿臉堆笑走上前來，說兄弟們早告知他，爸是很難請得到的，自己真是天大的面子了。爸和他握了手，說生活艱難忙於開工，未能和大家多多見面……主人翁笑得樂也開懷，握著爸的手和他寒暄一番，又叫攝影師替他和爸拍照。

爸見大伯一家也在，三伯一家只有三伯娘，過去和他們說了一會，席間時康起來上洗手間，經過時望了兩眼，似乎想打量一下昔日的人，究竟長成什麼一個模樣，身量是不是和他一樣高。爸說，時康在港大念醫科，前途一片無可限量，時聰也在皇仁念預科，希望也和他哥哥一樣進港大。三伯娘說女兒進了社署當社工，升了職薪金有四萬多元，超哥轉到中學任教體育科，又說早晚一定會升科主任的。

妹對我說：「你覺不覺得，時康的樣子很像大超？」

我看了一下，說：「的確有些相像！」

晚宴還沒完爸就走，也沒有和誰打招呼，乘了一個地鐵站到金鐘，人

潮仍然絡繹不絕。我說，我們可以先到中環站，不用在金鐘擠車到尖沙咀，但爸似乎不想停留，叫我們三個自己去中環，自己快步走進車廂去了，想跟著進去也來不及。我們三個人排排坐直去葵芳，轉乘小巴回家很快到了。

回到所住樓宇，井字形樓宇燈火闌珊，唯獨大超一家亮如白晝，裡頭幾個人影彷彿探頭探腦張望。我和妹對望一眼，心裡暗怪爸不懂事理——梁家上下最是好管閒事，尤其是梁太和大超，見我們一家前後腳回來，不知又會說些什麼難聽的話。

一個早上我趕功課，忽然聽到梁家音響吵番天，大超跟著曲子大唱「叻！我至叻！我哋餐餐都做阿 head！叻！我至叻！我哋玻璃可變鑽石……」我暗暗叫苦，只好關上窗戶，打開電腦仍拼命的做。歌唱完了，那個自以為無比機靈出色的大超，大力砰嘑一聲關上大門，然後旋風似的捲出門口，經過我家窗戶時猛力把頭往上一仰，又故意大聲咳了幾下才走開，誰知不到一會，一個人影靜悄悄貼著窗戶經過，彷彿還伸長了耳朵的樣子。

我著實吃了一驚，但不聲張，靜觀其變。

不一會他再飄過，但沒有再來回馬槍。

沒想到這個人卑劣如斯，用盡方法窺探人家私隱，對人對己有什麼好處呢？有次和阿伯打完網球，不想走那條很遠的路，乘巴士回到南橋這邊來，途中見到大超和余姓小子，似乎是一路往下直走往工廠區。兩個難兄難弟走得很近，像在商量什麼大計一般，那臉上的表情很是難看，好像前路有什麼阻滯似的。余姓小子嘴裡叨著煙咬著牙，看上去活像一條噬人的鱷魚。

我心裡暗暗慶幸。

不幸的是，星期六乘 43 號巴士，走到上層坐下來，後兩個座位大超正坐著。他倒是望向了窗外，沒說什麼。我沒理會他，只想著團契組長的分享預告。車子快要到新村街站，我的身子還沒有動，大超經過時用力搖了椅柄一下，好像想撩撥什麼似的。我相隔幾個人站起來，下了車頭也不回，管他有沒有望著我走的方向，聚會完了照樣乘 43 號巴士回家，大超回來還比我遲些。他在門外望著我們家一會，才拉開鐵閘進去了。

妹覺得奇怪，問我那個人幹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又說，團契聚會內容很充實，弟兄姊妹既活潑又有愛心，有個適合十來歲的少年團契，有興趣的話也來參加好不好？

妹去過幾次，後來嫌悶不再去了。

(十)

妹不再念書， 選擇投身社會工作

妹在女子中學念完中三，成績不足以升讀高中，報讀工業學院念商科，院校距離小島也算近的，一程 43 號巴士到葵芳，走上一條斜路就到了——中學陸運會小息時間，吃了午飯和同學亂走一通，見過這麼一間學院。過了幾年，妹收到入學通知，需要我替她辦入學手續，於是陪她走了一趟，又在準備應付預科公開試時，特地到旺角商務買了一本會計科教科書。

爸說，哥忙著溫書也抽空買書，真的很難得，叫她好好珍惜進修機會，妹聽了沒有什麼反應，她從不說謝謝之類的話。

事實上我有些不耐煩，怪她自己不去買。

她有了好朋友姚佩珊，兩個人一個在原校升讀高中，一個轉到工業學院念書，但不時有些聯絡，好像會相約到荃灣逛街的——姚佩珊的父母住在那區，平日忙於工作，多年來沒空照顧女兒，幾歲時把她交給外婆照顧，週末有空才到青衣來探望她。

妹在工業學院頭一年，臉上常有愉悅笑容，似乎選擇沒有錯。她一向不算勤力念書，但在家會翻開書本溫習，功課不懂也沒再問我了。她有時會提到相熟的同學，說下午放學會到葵芳的商場吃小食。她很歡喜的說，她們是嘉琳、Winnie、Erica。

學期差不多完結，妹的臉上現出愁容，說擔心未能升讀原校，始終會計一科是她的弱項。她不是沒有嘗試努力過，但就是沒法讀得好些。結果成績普普通通，有一些科目其實不差，會計一科卻不及格，未能完成兩年課程。

妹看上去很沮喪，整天掛著一副哭臉——不能天天和朋友見面了。

媽打斷她，說先要為自己打算。

妹不住搖頭，說不想理會。話雖這樣說，妹會和好朋友商量。她們也叫她報讀一些課程，至少取得較高學歷有助找工作。有天她把兩張紙給我，是商科學校的宣傳單張。

我問：「你還想念商科？」

妹一聽洩氣：「我想不到其它。」

「英專？是私立學校……」

「快九月了！」

爸放工回來，聽見一年學費上萬元，臉色有些凝重，叫我打電話問一下。

我打了去問，一年制商科課程還接受報名嗎？距離九月只有一個星期，要報名還來不來得及？職員耐心聽著，說會留個位子，叫我們盡快前去報名。

第二天爸放工後，叫我和妹一起出去。這間商科學校在油麻地，我們三個乘 42A 巴士，到了我熟悉的街道下車，原來是會考英語補習社附近，以前可能經過見到不過沒留意到的。

女職員微微笑著，替妹填寫個人資料，又收了幾千元學費。爸付錢時有些猶豫，我也想著，私立學校難道會拒收學生？是女職員聽得出焦急的語氣，叫我們盡快報名，看上去根本是牟利的一種手法，其實進修途徑這麼多，明愛或夜校課程也可以，妹一時之間沒想清楚罷了，但既來之則安之，妹有了著落，說不定會覺得適合。

不到半年，妹忽然說，她不再讀這間商專了，課程內容毫不實用，同學不過去打發日子。

媽大吃一驚：「你爸交了的學費呢？」

「我已找到工作，」妹說：「付家用當是補償，好了吧？」

「你做什麼？」

「幼稚園教師。」

「在哪裡上班？」

「長沙灣，麗閣邨。」

「你真的做才好，免得你爸心痛學費，天天牙痛一樣的語氣！」

爸嘆了口氣：「你早想清楚，直接就去找工作，白白浪費我幾千元！」

我說：「那間學校不成樣兒，讀完了還是考公開試。」

「我不想考試！」妹搖頭說。

「你上班倒方便。」我說。

那個暑假，我想體驗一下社會。報紙有大量廣告，招聘傳呼台接線生。我乘 42A 巴士到大角咀東九龍廣場，直接就見成了工，時薪倒也不錯的，八至十個星期下來，儲的零用還真不少呢。

爸一聽皺眉頭：「不好！你等錢用？」

「可以買參考書……」

「你要買，問我！」爸說：「傳呼台那些地方，很容易學壞！」

「做兼職，有什麼問題？」我問。

「……」爸欲言又止。

「只是見識一下。」

「總之不好！」爸不想多說：「你還是專心念書，畢了業才找工作吧！」

「打工，長做長有！」媽笑說。

我到銅鑼灣商務，買了厚甸甸的漢語辭典。

「導師沒要求買，」我說：「我覺得很實用！」

「你覺得對你的學業有用，盡管買吧。」爸架起老花眼鏡看報紙。

日常生活不常用字典，衣服卻日日如常的穿，自問也不缺衣褲鞋襪，不過鄰居有時熱心得意想不到。

「伍太！」方太忽然喊著過來，聽得媽不禁笑了一聲，說：「她定是又忘了買油買鹽，過來賒借三毛六兩了！」

方太的頭在門外出現，笑著說：「伍太……」

媽喊出去說：「你想借油還是借鹽？盛惠十元一湯匙！」出去開了鐵閘。

「作死麼！」方太雙眼一瞪，說：「你是大耳窿還是高利貸？比九出十三歸還要狠！」

媽放聲大笑。

「放心好啦……」方太的腔調像粵曲般抑揚頓挫，又說：「不是問你賒也不是問你借……是有親戚買了幾些運動衣褲，阿偉和阿豪每人兩件，不過有兩條尺碼不對，阿偉嫌太短阿豪嫌太長，又不想浪費人家一番心意，想問問阿文會不會試試！」說著揚揚手中一條綠色運動褲。

媽接過一看：「看來長短也適合……」問我：「試穿一下？」

「沒所謂。」我進去穿上出來。

「啊呀，比定做還要合身呢！」方太眉開眼笑，又說：「這條褲子送給你吧！」

媽很不好意思，說：「至少要幾十元吧……」

「親戚送的，難道我收你的錢？」方太笑說：「平日借你這個那個，也忘了定時給你補回，這筆爛帳就一筆勾銷了吧！」

「一條褲子不夠，」媽大笑說：「一套西裝就差不多！」

方太說：「我不過在街市賣魚……」

「賣魚可以賺很多嘛，」媽笑說：「樓下街市的沙聲佬，不是在美景花園買了兩個單位？」

方太放輕了聲音說：「你知道嗎？姓黎那家人搬走了！」

媽張大了嘴巴：「我不知道……我只見這幾天窗戶關上了，還以為他們到內地探親！」

「你隔壁梁太告訴我，說他們早已收拾好，前幾天靜悄悄鎖上鐵閘大門，也沒和誰打個招呼就走了。」

「搬走了耳根清靜。」

方太語帶無奈：「我真不知說什麼好……」

運動褲子有免費供應，想不到很少穿的大衣也有。妹當上幼师幾個月後，開始注重打扮了：T 恤牛仔褲不再，換上有花紋的粉色上衣，看得出偏好及膝的長裙子，配上鞋跟不高的女裝鞋子。時近農曆新年，有天她買了兩袋衣服回來，掀出一件深橙色格子厚絨大衣，說是和同事陳惠茹逛女人街，見合我尺寸價錢也不貴，就當是新年禮物送給我吧。

我把大衣穿上去，覺得挺舒適身子也暖，也合乎我的身量肥瘦，只是感覺好像稍為鮮色了些……但見妹一臉興奮，實在不想掃她的興，於是說很喜歡也謝謝她。妹更是高興，說原來早些做事更好，可以買自己喜歡的衣服，放假和朋友逛街吃美味小食。

媽瞪了她一眼，說有錢花當然是好，但也要儲個錢，不要以為年輕不去想將來，到無錢可用時就後悔莫及。

(十一)

渡輪上偶遇胡旭榮， 小巴上的初中舊同學

下午課堂完了，沿著科學館道一路走，經過加連威老道和麼地道一帶，在百週年紀念公園坐下來，綠樹成蔭的環境令人心身鬆馳。又沿著梳士巴利道直走，抬頭望到新世界中心，想起小時候和姨們表弟來玩的情景，當然少不了麗晶酒店的車道、太空館的蛋形外殼、半島酒店門前的噴水池……

我凝視良久。

走進香港文化中心，流線形的屋脊簡約優雅，既像展開的翅膀又像風帆，一開始已覺得很特別，但聽說起初毀譽參半。阿伯約我和蕉民看電影，地點是對面的海運戲院，他問我對文化中心的看法。我怕阿伯又來奚落一番，也隨大眾意見說好不好，誰知阿伯倒說覺得很好。我只有說淺色牆磚十分淡雅，飛簷走壁的尖角像直飛天際一般。

到視聽中心挑幾張古典音樂唱片，戴上耳罩式大耳筒，認識一下歐洲文化的瑰寶，巴赫莫札特貝多芬逐個試聽，可是我沒有什麼底子，也不清楚樂曲的時代背景，有些一聽已覺昏昏欲睡，有些節奏輕快樂韻悠揚，聽著心情也不禁愉快起來，是孤獨苦悶日子的一點色彩。聽完了沿著海傍信步而行，隨興之所至走到天星碼頭，乘小輪到對岸的中環，到圖書館借閱兩本小說，買了個富豪雪糕甜筒，坐在樹蔭下的石凳上吃，想起小時候超哥結婚的情景……將來我會不會在這裡註冊呢？

中環有前往荃灣的渡輪，途經青衣，買了票子上船坐著，靜靜享受撲面吹來的涼風。無意中轉頭一望，乘客中有張熟悉的臉孔。

他微笑過來，說：「沒想到遇見你。」

說著在我身旁坐下。

「是你，胡旭榮，」我笑說：「我很少乘渡輪，難得一次。」

「你仍在念書？放學？」

「是，」我說：「你呢？下班？」

「看我這副模樣，」他說：「不用說，是上班一族。」

「你的身量很高，」我看他一眼，說：「身型還是瘦瘦的，穿上薄薄外套白襯衣深色西褲，很適合你。」

「標準白領裝束。」他鬆開領帶結。

「你做什麼？」

「證券行練習生，在上環上班，朝九晚五，有時很忙，要加班兩三個小時。」

「你一畢業就入行？」

「不是，」他說：「我在一兩間證券行當文員，做些文書和會計工作，後來轉到這間薪水高些的。做了大半年，上司問我，有沒有興趣學做證券買賣。」

我點點頭。

他碰碰我肩膀，說：「你知道嗎？上司叫我工餘進修，報讀相關課程，添一兩張證書傍身，始終多讀些書是好的。」

「我還沒踏足社會，」我說：「只是書獃子一個。」

「總有這麼一天，」他抬抬眼鏡，說：「學滿了師又自不同，不像我這些半途出家，邊學邊做已經不容易，還要重拾放下的書本……」

「你喜歡上班？」

「喜歡，」他點點頭說：「每個月有收入，但為長遠計要進修一下。」

「有什麼想法？」

「未知，」他說：「始終要花時間金錢。」

「書局有投資入門、股票實戰攻略、華爾街投資心法……」

「我也買了來看。」

我們沉默下來，望著維港兩岸的景色。太陽開始下山，斜陽映照下仍有一些暖意，湛藍的海水濺起白色浪花，然後一切漸漸往後退去，沿著前往小島的航線一直駛著……

「香港，多麼漂亮。」他說。

「是，」我說：「但願一直漂亮下去。」

「我不知道，」他低下頭一刻，說：「中學時聽《今夜星光燦爛》一曲，歌詞尾句『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香港的夜景在音樂錄像中急速轉變，當時聽了打個打顫，不知會否成真……」

我笑說：「別自己嚇自己。」

「一時感慨。」

渡輪漸漸駛近小島，乘客等不及已站起來。

「你有到教會聚會？」他問。

「有，預科開始。」

「我對宗教沒興趣，」他說：「有很多教派，教義也不一樣，引起許多紛爭甚至戰爭，與不同國家之間，為了利益打仗有什麼分別？」

「歷史上發生許多不愉快的事，」我說：「《聖經》從沒指示，以上帝之名發動戰爭，教義方面與宗教比較一樣，照說也應該越辯越明，視乎你相信哪一個說法而已。」

他搖搖頭：「太複雜了。」

「阿伯有找你嗎？」我問。

「沒有，你見過他？」

「他聖誕新年期間回來，找我打網球。」

「那個混球，」他笑笑說：「放假回來也不見人！」

「你們不是去模型店？」

「以前，」他說：「他到紐西蘭升學，我也出來做事，很少見面。」

「有空打電話給他。」

船開始靠向青衣碼頭，我和他一起站起來，踏過搖搖晃晃的接駁板，一路走向翠怡花園方向，過了交通燈經過青衣警署。

「我走這邊。」他指著通往長康邨方向的斜路。

「保持聯絡。」

平日在佐敦乘地鐵到葵芳，途中人潮擠滿車廂，通常沒有位子坐，即使有我也不喜歡坐，靠著座位的玻璃站就夠了。到了葵芳，43M巴士是循環線，在小島繞一圈最後到長青，外出就是小巴或巴士任擇。

小巴總站有些陳舊，停著幾輛綠色專線小巴，深黃色燈光直射而下，淺色牆柱蒙上厚厚灰塵。我無心觀看，只想快些回家歇歇，上車挑了單邊位坐下，車上幾個乘客，十六座位滿了人才開車。

雙人座位有人望過來。我也望他一眼，有些眼熟。

「你……是不是小伍？」他試探著問。

「你是……蔡寶華？」我問。

「你居然認得我。」他笑了笑。

「好久沒見，」我打量他一下：「你長得很高，樣子沒變，聲線低沉了許多，體格也變得結實了！」

「人長大了，」他不好意思笑笑，說：「以前我個子很小，聲線聽上去像小雞叫，到中三還是那個樣子。」

小巴開動，往小島直駛而去。

「之後……」我問。

「我沒念書啦，」他有些無奈：「成績太差，其它學校也不收錄我。」

「工業學院或夜校？」

「當時不想，」他搖搖頭：「只想早些打工，早些賺錢。」

「你在什麼地方上班？」

「就在那邊，」他往身後一指，說：「葵豐街的工廠大廈。第一份工在荃灣，觀塘和荔枝角也有，葵芳上班比較近，上工大半年。」

「你做……」

「打雜、粗活、搬運，我只能做這些。」他嘆口氣。

「有沒有想過做文職？」

「我不懂打字，英文太難……自問學不來。」

「職訓局有實用課程。」

「我會想想，」他說：「你一副學生模樣，還在念書？」

「是，」我說：「其實狐狸比我還早，他中六後報讀高級文憑，在理工念機械工程。」

他望著窗外一會，說：「這才是讀書的料子……」

我默默無言。

「你知不知道，學歷真的很重要，像我這些幹粗活的，一出來由低做起，工廠裡的人呼呼喝喝，把我當作木屐一樣踐踏……唉……」

「很不容易。」我拍拍他肩膀。

「賺它三千兩百，」他苦笑一下，說：「只夠勉強應付家用，剩下幾個零錢，不知該吃還是該玩好。」

「你的好友古文威呢？有聯絡嗎？」

「他……」他欲言又止，說：「我上次見他，他左臂紋了青龍，右臂紋了大白虎。」

「明白。」我說。

「他住青柏樓，我住青松樓，兩幢樓宇同一條斜路。我住的單位也看到學校，不過上班很早出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人。」

「你有聽歌嗎？」我問：「你喜歡日本歌曲和劇集。」

「有空的話，」他帶些疲累的笑，說：「放工回家不想動，有空在睡房看租來的漫畫。」

「你姐姐呢？教鋼琴？」

他笑了：「她快結婚了，嫁到你剛才說的日本。」

「真的？」我感到驚異。

「她經常到日本旅行，旅途中，在東京遇到真命天子。」

「原來這樣。」

小巴駛到車站停下來。

「你住南橋這邊。」他說。

「有機會再見。」

他微微苦笑，揮了揮手。

我快要下車前，見他有些不捨，可能太久沒見，難得有機會談談近況？但以前我們叫「阿寶」的他，是個精靈活潑的小男孩，左右手各戴一個日本牌子手錶，聽日本紅歌星的流行曲，穿深色窄管型格校服褲，最愛拿少女的身體開玩笑，與古文威合成一對小前鋒，踢足球靈活走位奔跑射球，有次無端雙腳往前屈曲，跪了下來壓住小腿，自己先會咕咕笑起來，引得我們同時指著他大笑……

可是眼前在小巴上的他，臉孔不再嬌嫩泛白，毛孔粗大微微泛著油光，一身衣著不再講究，一件普通大T恤，胸前印著幾個大字，藍色粗布破損牛仔褲，頭髮不再是日式的碎陰，而是平實不過的平頭裝，喪盡了昔日少年英氣，明明不過廿歲出頭的年輕人，聽語氣像年過四十的中年漢，默默接受生活將人磨蝕淨盡……

(十二)

舊友・昔日・點滴

不到街市等 43M 或小巴，我會走上斜路等車，43M 或 42A 哪輛先來就上車。好幾次在巴士站，我覺得有人向我望過來，但沒怎麼在意，屋邨街坊多見幾次，多望兩眼並不出奇，上了 42A 巴士，在上層後排坐下。巴士緩緩駛著，望望車龍，還是地鐵方便快捷。

前排座位有個女孩，她轉過頭來一望。

我抬起頭。

「不好意思，你是不是伍同學？」她問。

「我是，你……」

「你不認得了？」她一臉失望：「我是你小學同學，陳慧儀。」

「是你，」我恍然大悟，說：「我記得你，但我沒把你認出來……」

「樣子變了，」她坐直身子，說：「難怪你不認得。」

「你留了長頭髮……」我說。

「是，我以前短髮，」她笑了一笑：「留長了看起來不同！」

「不好意思……」

「我見過你，」她說：「但你好像不認識我，我才沒有跟你打招呼。」

「真認不出……」

「相隔這麼多年，很正常。」

「你上班去？」我問。

「是，今天不用太早出門。」她說：「你呢？一身運動衣褲，還在念書？」

「是，理工。」

「中學呢？」

「島上的佛教中學。」

「怪不得沒見過你，」她說：「小學畢業後，我在德貞女子中學念書，天天乘巴士出市區。」

「九龍青山道？」

「你也知道？」

「我以前住青山道。」

「啊是？」她有些意外，說：「那所學校很好，但我中學畢業便沒升學。」

「為什麼？」

「我想留在原校，但英文科成績差一點。」

「不試試別的學校？」

「朋友和同學也這樣說，」她嘆了口氣：「他們覺得，我白白浪費了會考成績，但當時家裡開銷大，未必夠錢交預科學費。」

她過來我旁邊坐下。

「你打過什麼工？」我問。

「主要是文員，」她說：「我在好幾間公司打過工，電子廠、成衣廠、船務貿易、貨櫃碼頭公司……三個月前轉到一間貿易行。」

「你在哪裡上班？」

「長沙灣。」

車子快要到站了。

「我們交換電話？」她問。

「好啊。」

她向我揮揮手下車。

不少同學走在時代尖端，對潮流文化瞭如指掌，知道我一星期四百元零用錢，紛紛好奇問我是怎麼生存的。我說我不買閃卡，不買娛樂新聞雜誌，不再買本地流行唱片，不看港產電影，不唱卡拉 OK，不常外出吃飯，也不看流行歌星演唱會……

同學笑問，你是年輕人不是呢。

我還光顧屋邨理髮店，老闆娘一直是個中年女人，坐鎮門口招呼客人坐下。髮型師有的長駐本店，本來有種說不出的默契，坐下來即剪出心目中款式，忽然新來了個小伙子，非常愛說話的——短短廿分鐘，由閣下一家何時搬來、家庭成員數目若干、兄弟姊妹是否和睦、你是學生還是打工仔……盡數給他抖了出來談了個天南地北，臨走還一臉活潑說聲再見。

我跟媽說了。

媽笑了：「人家不過想找個話題，擔心幹嘛？」

「不用查根究底吧……」

「一天到晚替客人剪髮，不找些話說多悶？」

「先前那個話不多。」

「每個人不同，」媽說：「他是新上工的，你是他的新客，自然想你認得他，以後指定他替你剪髮。」

我搔搔頭。我不過綠色運動褲一條，左看右看都不是大客，除非那小子大小通吃。

下午打陳慧儀的電話，居然是她接聽。

我說：「沒想到你在家。」

她笑了一聲，說：「今天不用加班。」

「你經常加班？」我問。

「平日加一兩個鐘，」她說：「星期六長短週，但有時也做到兩點才走。」

「這麼忙。」

「公司生意做得大，事務很多，我上工日子不算長，每天疲於奔命做做做才應付過去。」

「上班生涯真不容易。」我說。

「何況有時放了工，老闆拉隊到酒吧或 K 房，總要陪老闆喝上兩杯，一班同事唱唱 K 不知多開心。」

「怪不得，你的聲線沙啞了些。」

「你有沒有打過工？兼職？」

「會考之後，做過兩份暑期工，一份工廠，一份政府臨時工，預科之後一份政府臨時工。」

「你念翻譯？有什麼出路？」

「政府有翻譯職系，師兄師姊都去投考，私人機構像翻譯社也可，中英文普通話之外，有別的專長或知識更好，可以從事任何一門行業。」

「你想做什麼？」

「我對政府工沒興趣，感覺很悶，念翻譯也不過沒別的科目，真正想做的是報館，由記者做到編輯……」

「你始終喜歡文字。」

「不過……」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星島當記者，好像是港聞版的，有需要的話介紹你認識。」

「謝謝你，」我說：「你一直這樣熱心。」

「朋友，互相幫忙。」

「你和同學有聯絡嗎？」我問。

「中學有一大堆，」她笑說：「女生的話題很多，有空我和她們聚會。」

「小學的呢？」

「沒有，」她的語氣沉了一沉：「小六畢業後，很多升讀島上中學，我的那所只有我一個。同學寫的紀念冊，也沒留下電話和地址……」

「一個也沒有？」

「有一個你應該認識！」她的語氣有些興奮。

「誰？」

「黃志光！」

我想了一想：「啊，很久以前……」

「我見過他，」她說：「他住在青柏樓，有天我和他談了幾句。」

「他好嗎？」

「他趕著去親戚家，說有空會聯絡我。」

「你和他同班？」

「你忘記了？我們三年級同班。」

「是嗎……」我實在想不起來。

「我和你三、四年級同班，我、你和黃志光三年級。」

「你的記性真好。」

「怎會不記得呢，」她的語氣變得溫柔，說：「我很記得，黃志光的媽媽撐著傘子，來接他和妹妹放學的。黃志光的媽媽很好，會給我們一人買一條雪條，一邊走一邊的吃著。他住在青柏樓，在路口和我們說再見，然後我和你沿斜路走回家，有一兩個同學後來也加入。我常常想起以往的日子，又常常想約你和黃志光，三個人定時有聚會，談談大家的近況，說說我們念小學時的情景……」

「我和你四年級同班。」我說。

「班主任是岑老師！」她好像拍了一下手。

「五、六年級不同班？」

「不同。」

「四年級還有何柏良，是嗎？」我問。

「你倒記得他，」她說：「他四至六年級和我同班。」

「他也住青榕樓，」我說：「初中時會見到他，大家笑笑打個招呼。」

「我很少見到他，」她有些失望，說：「明明住在同一幢樓宇。」

「你弟弟呢？中學畢業了沒有？」

「成績很差，只能當學徒。說是汽車工程，說得不好聽是車房仔，不過他也報讀夜校證書課程。」

「也算上進。」

「人長大了，誰也幫不了他。」

「是的。」

「我會約黃志光的，」她說：「到時通知你，好嗎？」

「好，沒問題。」

我放下聽筒，坐在沙發上沒作聲，沒想到會聯絡上她，小學時最談得來的女同學，但不知道她會否約到黃志光，我和他並不相熟，見了面不知有何話可說。

大專習作比想像中多，與中學公開試不相伯仲，實在叫我頗感吃力。

如此過了幾個月。

打電話給她，沒人接聽。

有次居然有人聽，是她。

「是你，」她像拍了一下頭，說：「找我有事？」

「忙嗎？」

「很忙，很忙……」

「你聯絡了黃志光嗎？」

「找他不上，」她說：「他媽媽說，他很少在家。」

「我們可以先見面？」

「我有事忙著，沒空……」她乾笑幾聲。

「那好，」我說：「有空再見。」

「再見。」她掛上電話。

我發了一陣子呆。

不是她說，想約同學聚舊？多些見面？

我想，我還沒踏足社會，不理解職場打滾的辛酸，見面也不急於一時。

但她始終沒有打來。

我想，第一次和她通電話，我和她都在家，她也沒說正忙著，為什麼不到餐廳吃個下午茶，先來個敘敘舊談談天呢？多年沒見，說說近況談談大家打算，理解多了感覺又自不同，相識於微時的情誼或可延續下去……

就在小學四年級時，每逢星期六往圖書館跑，小童群益會的歷史小叢書，把我緊緊吸引得入了迷，躲在小小角落看上大半天。有次一抬頭見她也在看書，好奇問她看些什麼。她憨憨笑著說，她喜歡安徒生的童話故事，又說她不是經常到圖書館的，是媽媽叫她到街市買東西，經過時上來看看故事書。我說，我喜歡看中國歷史小叢書，也愛看歷史演義連環圖。她笑著說，她知道我喜歡看書、寫日記和作文。

誰知媽忽然在大門出現，叫我回家去，說我在圖書館大半天，好像不知到了哪裡去似的。我很是無奈，媽第一次把我叫回去，卻好像平日也是這樣子的一般，不知她會怎樣想呢？在她眼中，我是不是被媽管束得很嚴，隨時像隻小猴子被捉住，課外活動的自由也沒有呢？

她點點頭，沒說什麼。

我又想起，十多來歲時不知怎的，到長康邨公立診所看街症，排隊時有人指著我低聲說話，原來是陳慧儀的弟弟，似乎是對陳媽媽說，這個就是姐姐的小學同學……小學時媽媽接我放學，也會把他和姐姐一起接的。那時他念一二年級，是個非常瘦小的男孩，會很好奇的向我伸出手指，按按近頸窩兩顆凸起的鎖骨關節，覺得很有趣而天真的笑著。陳太是個矮小的女人，臉孔圓潤和子女的瓜子臉不同，不過眼睛卻都像兩顆杏仁，略顯蒼白的膚色是更相像了。她一邊聽小兒子說著一邊望過來……

啊不過是十年前的事。

我沒有再見到她，感覺是舉家搬走了。

過一段日子漸漸淡忘。

阿伯放假仍回來打網球。我刻意走斜路到他家，不到青楊樓後梯讓他見我先到才下來。他當然知道我的用意，恨得牙癢癢地，打球時不時來個

大力扣殺，想我拼命追著去擋，偏偏我的反手也有進步，叫他不服氣地乾瞪眼。

我想起一件事，說：「我見過蔡寶華，阿寶。」

「是嗎？」阿伯追問：「在什麼地方？」

「葵芳小巴士，」我說：「一上車見到他，模樣大致認得出。他長大了很多，看上去體格很結實……」

「初中時，他又瘦又小！」

「他在工廠打工，說很不易捱，語氣滄桑像中年阿叔。」

「噢……」阿伯語氣惋惜，說：「我從沒遇見他，阿寶小弟弟……」

打完了球沿路回家，經過中學校門和鐵絲網，走上樓梯經過小學操場，然後是青柏樓的小馬路。一輛巴士在斜路停著，下層車廂擠得黑壓壓，一個男的站在窗前，正往我這邊望過來。

我一眼認出他，是小學同學鍾啟昌。

我點點頭。他露出燦爛笑容。

交通燈轉綠燈，巴士開走，他臉上笑容不褪。

我停下步來，轉頭望著小學校園。小學三年級或之前，他是我同班同學，互望一眼即一場追逐，由操場跑上課室走廊，穿過頂層禮堂的天主教祭壇，還好沒有撞跌任何東西，然後又是課室走廊和操場……我和他都跑得很快，誰也捉不到誰，也沒有老師叫不要跑。那藍色的晴空，那操場裡清脆的笑聲，那無止境的追逐奔跑……他的頭髮不多，一張很長的馬臉，兩個眼珠又圓又大，臉頰尖尖往下削，耳朵特別的大像隻兔子，看上去很像卡通人物，笑起來傻裡傻氣的，好像整天想著的就是跑呀跑。那時小學同學一個接一個，沿著青柏樓斜路走下來，走下樓梯到操場集隊上學，司徒文浩、何嘉慧、周嘉儀、梁少玲、黃艷梅……

不知他們怎樣了？

有次乘巴士外出，車子剛剛駛過橋尾，駛下小斜路出葵芳，瞥見車身右邊一個熟悉的人影，正是和我不停追逐的鍾啟昌。他正沿狹窄行人路往下走，路線是向著貨櫃碼頭或附近工廈。他叨著一根香煙，一口一口狠命吸著，臉上神色彷彿有無盡煩惱和思慮……

車子往前駛去，身後景物逐漸拉遠、拉遠……最終在視線範圍消失。

我們都是在香港拼搏的

- 作者：伍卓文
編輯：Sherry
校對：Jessica Pao
設計：Dawn Kwok、4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2025 年 10 月
圖書分類：自傳小說 / 華文創作
ISBN：978-988-8917-64-8
定價：港幣 120 元正 / 新台幣 480 圓正



本書取材自作者在香港拼搏的故事，除了敘述其成長蛻變的歷程，也反映城市更新迭代的進程，還原出一幅投身社會的真實寫照，以紀念所有香港拼搏者的集體回憶以及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拼搏精神。

故事以九十年代的香港為背景，寫作跨度包括九七回歸、亞洲金融風暴以至沙土復原前後等大事，敘寫一群年輕人完成學業，踏足社會發展個人事業的經歷，當中各人懷抱不同的打算，奮鬥過程中歷經摸索、掙扎、起跌，有的很早進入婚姻生活，有的忙於為生計奔波，有的憑一己努力達成理想，有的選擇移居海外另謀發展，也講述他們如何面對友誼、戀愛和婚姻等考驗。

書中鉅細靡遺地描寫當時年輕人精彩紛呈的娛樂方式，如連鎖影視店、日版影碟機和音響、電子遊戲機、歐美流行音樂和電影，或到北京、上海、台北、東京幾個大城市旅遊，叫人目不暇給，呈現出黃金時代的璀璨。

畢業、找工作、尋理想、談戀愛、說分手、存積蓄、搬新家、喝喜酒、聚朋友、憶舊時、父母退休、出版著作、外遊見識世界……透過細緻的回憶與對話，作者帶領讀者沿着他所經歷過的人生軌跡，見證家庭、朋友、戀人、事業、社會隨着歲月流轉的變遷。

願各位熱愛香港的拼搏者，一同陪「我」回望那段充滿艱辛和挫折的日子時，發現自己所有揮灑過的血汗都是燦爛而值得的。

ISBN 978-988-8917-64-8



9 789888 917648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上架建議：自傳小說／華文創作
定價：港幣 120 元正／新台幣 480 圓正